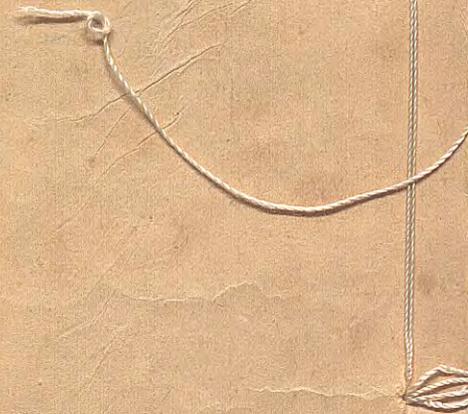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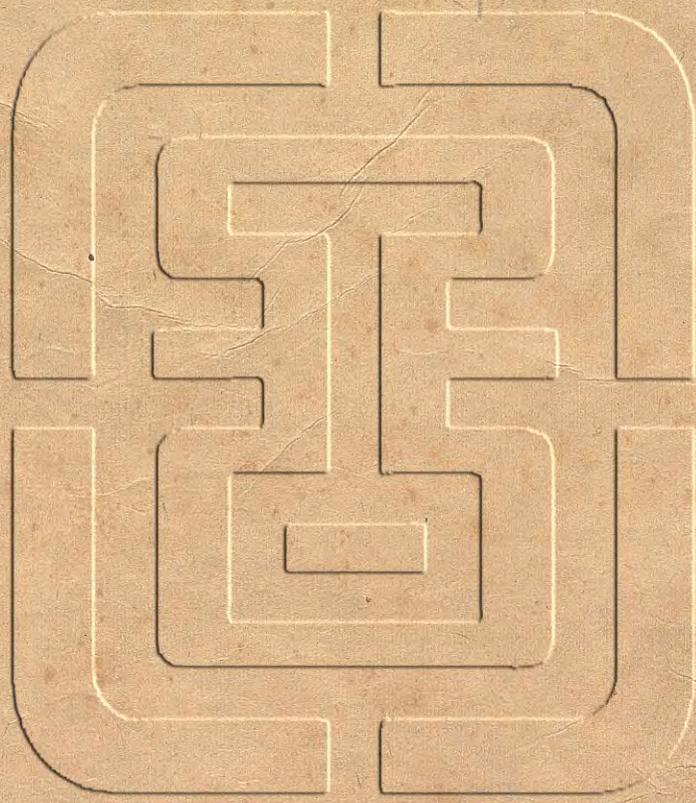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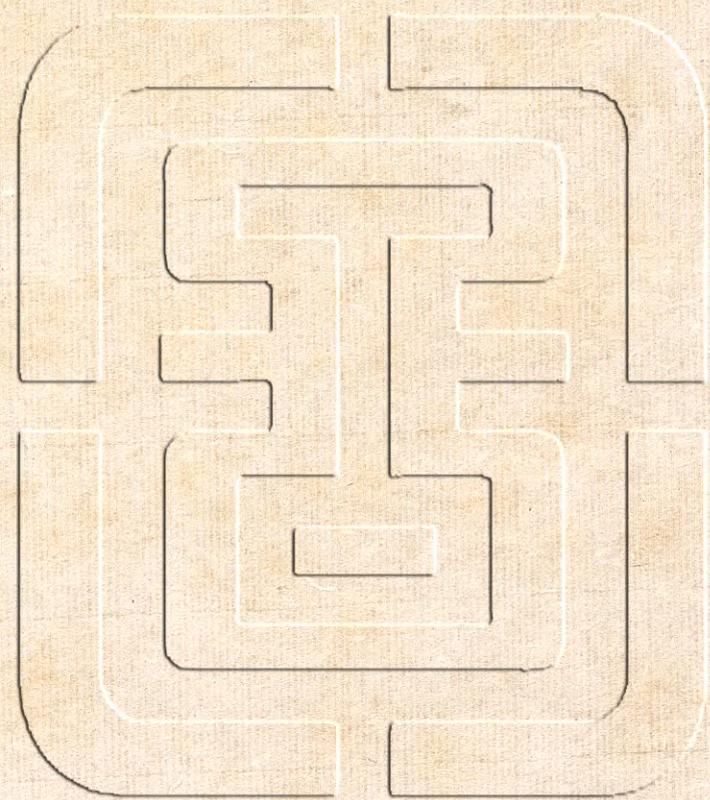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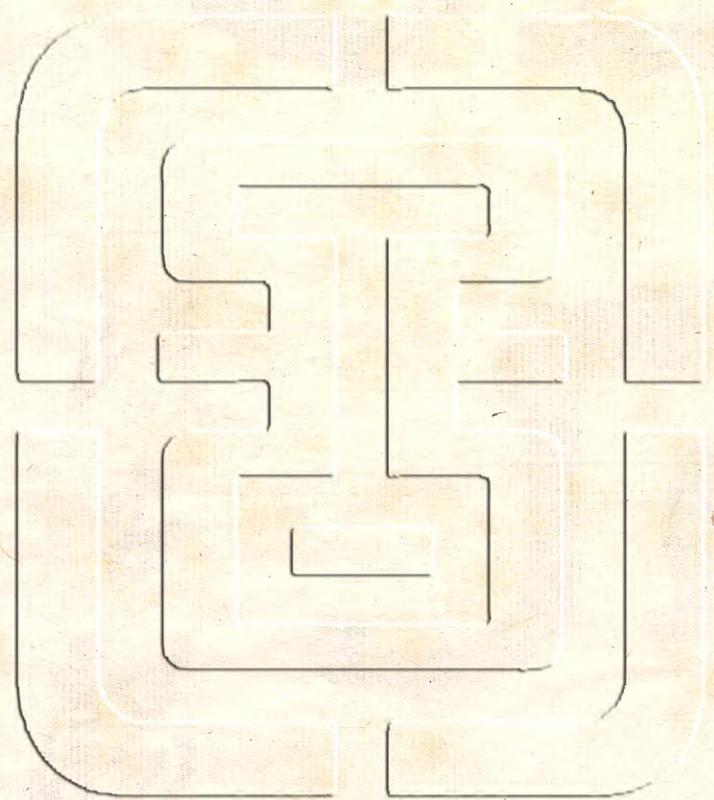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古120  
847-1  
部-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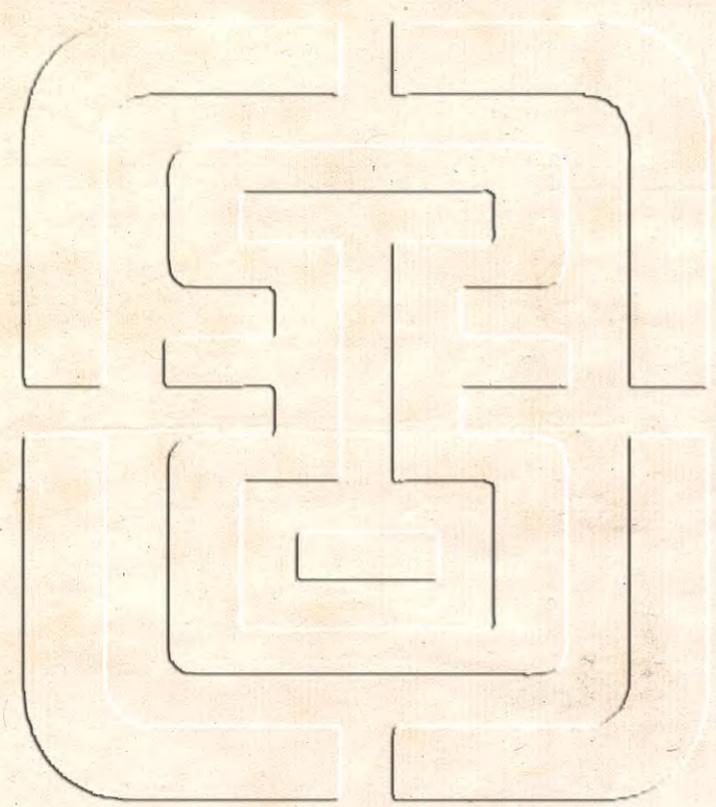
說金

日

嶺  
安  
楊

日

峴  
題



褚空圖

十

說山

峯

石年

楊峴題



光緒癸巳秋校梨  
甲午冬跋刻石  
夏重富編定貴州  
南山劉世珩述

重刻金石畵說序

維古制器尚象咸有銘泐昭茲來禩其供散於六籍  
 紀於柱下書述詔誥訛訕歌不杜紀事之例春秋  
 內傳則載讓鼎之銘正孝父之鼎銘季武子伯林鐘  
 大禹鑄九鼎以象物周禮著量銘小戴記言物勒工  
 名以孝其成是皆班班然見於經者皆金之類也而  
 石之類鞣澁焉檀子言公室視豐碑特用以為窆說  
 經家謂穿孔以下棺而初鞣文字然實為後心碑碣  
 不自昉言石刻者必徵諸史龍門紀秦頌功德刻石  
 瓊邪是為石文之可據者嗣是撰述家遂侈言孔子

秋浦劉世琦  
 有重校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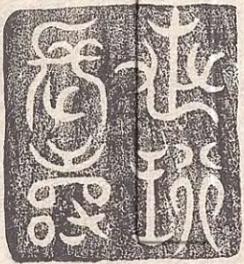


有延陵季子十字之碑岐陽石鼓歸之周宣則姬籛  
未移石刻已叛不必權輿秦漢矣於是經興所不及  
者則有比干之盤魏姜之鼎召夷釐白雖揚於詛亦  
弗訛及鑄饒何語而攷據家尚援引焉且古器間出  
如齊桓相寢之器證於少翁則又收藏家不自據也  
槩括金石文字始歐陽永叔氏集古錄竒真甫氏金  
石錄越奇渥温朝迨及勝國鉛槧諸本煜於中夏我  
朝始開國則有長洲顧處士秀水朱檢討咸有纂錄  
方軌前轍近賢則翁學士阮相國其最也古人造述  
非圖不明非說不顯裴秀禹貢圖最得古意而金石  
之學斯例未備亦其憾矣經眼錄一書為邵陽褚子  
峰編輯蓋其心嘗足歷方州躬涉遐阻經一切可駭  
可愕之區如徐霞客一流人物迺得手持別本萃諸  
靈文與刻而歸滋陽牛空山因為之說褚君猶慮未  
備又博摭所得泐形模而合其結體以贗好古者  
之心增書二卷名以金石圖自西周迄李唐見聞殫  
洽綜括精審歷數十季寒暑而後成可謂勤矣夫心  
具過心之精力不斂以功業自見遂復騁其逸足寄  
冥會於山巔水涯冀其嘯傲於悲鳴清狖與夫披蘿  
帶荔之若有心兮迨返遇同志扼掌斗室傾酒呼鐙

口說筆疏哀戚巨帙閱者羨之而其心之不得已而  
為斯者亦可慨也世玩於金石文字夙不癖嗜凡有  
殘磚斷當沈戈蝕鐵均為審訂擬纂一書以補金石  
之賸故往來坊肆所見古刻必得而後快前年秋客  
廣陵購得是編審書披翫因憶洪氏隸釋已有各碑  
圖式而未審密茲本並原碑之殘泐者一一標其體  
段對之如遇褚牛兩君於氈椎墨汁間淋漓坳窪波  
磔騰奮畫象人馬詭狀傲態奇醜笑心目瞪口呆  
凝形釋而不自知惜其本中闕供尚夥蓋書賈所掇  
拾殘帙而為之者他購不獲嗣聞余姊婿徐君積學

齋藏有完本遂假觀焉寶氣光怪盎然貞固喜躍靡  
已因其傳之不廣亟付刷工截圭斷手覆校一通猶  
未經詳攷者夏加訂正薈萃群書而增入之如孔林  
兩墳壇泰室闕孔衰碑庶君石心等闕字惟延光殘  
碑五瑞圖西狹頌三種原書均未系說因復攷群書  
以補之原本經眼錄魚上卷金石圖為下卷今乃統  
名曰金石圖說蓋磁芥翁併以成兩君之志也噫嘻  
終軍弱冠解對奇木介子年少願請長纓玩也不才  
嗣先君業將有綏靖瀛荒之志因寄託儷於斯趣  
山河不改金石焉移弱而好弄用代博奕匪經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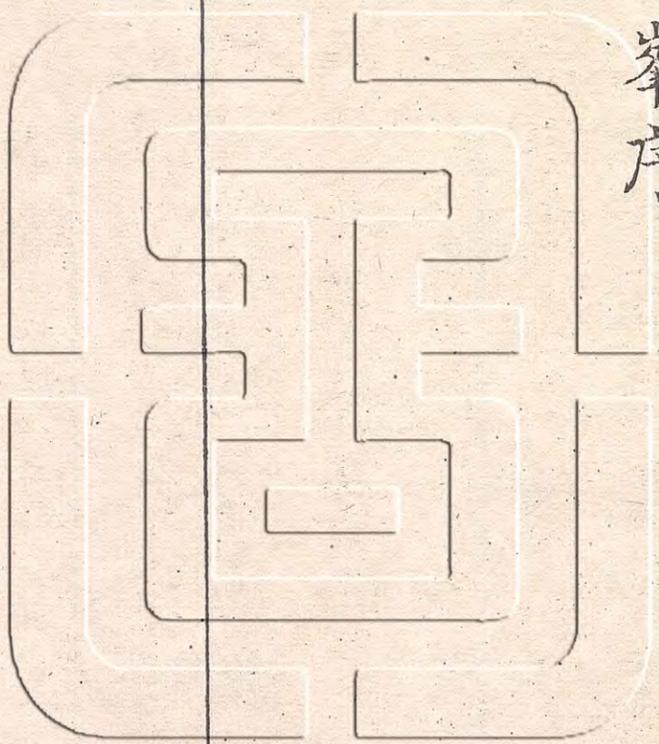
多援涿浮險要以究輿圖經世之學是為一助茫茫  
區宇賴有心心莫厭疆里而霖滋他族之實逼也為  
賈生之太息為陸生之稱狂其諸有以諒我吳若謂  
早有刊述以干世譽夫豈敢哉  
光緒二十二年秋  
池劉世珩鑒頌氏敘文并隸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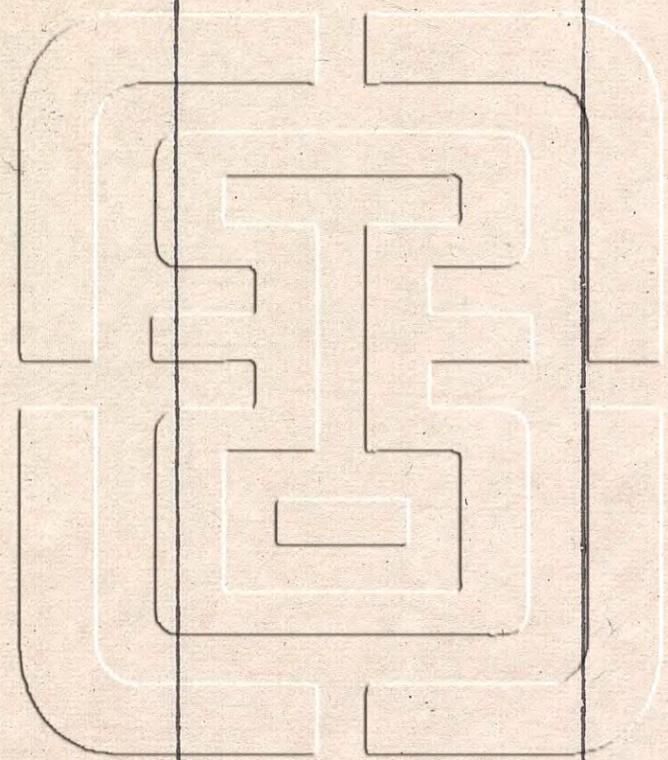
編輯金石文字為書者唐以前無聞爾宋以來自歐陽文忠  
公始嗣是趙洪楊王諸公以洎趙子岫顧寧人諸先輩皆有  
成書然物之顯晦有時其崖崩河決壘出水土者諸君子亦  
不能備覽而盡載也峻性頗愚生而好古然好之而無力雖  
馮翊華嶽常曲昭陵諸碑刻乃家居之最近而易得者尚不  
能致之而有於是遺世絕俗冥搜孤討常裹糧襍被蕭然跋  
涉周遊四海九州名山大澤遇峭崖深谷荒林敗塚凡有周  
秦漢魏晉唐諸家之遺文單畫殘碑斷碣風霜於墟莽榛棘  
之中而兵燹悉沒於砥礪墻凡之際者手翻目追摹搨殆遍  
憾余生晚擗撫垂三十年凡得碑碣千餘種矣計前諸君子  
所未見與見之而未悉者余皆一一默識詳攷能名其地而  
道其所自出然余不敢以是而自足也年五十始遇山左真

谷牛子教余裒其所得斷周迄漢繪其碑碣面背圭跌位置復摹其波畫形似并其剝蝕殘缺不全之處輯諸一冊而名之曰金石圖牛子又按圖而為之說以依徊乎作者之意將使覽是圖者歷歷如睹諸碑完闕之形狀如遊其下而望卧之又有以志諸碑之興廢遷置本末俾有所據而構諸今日以畢然馳思於古然則斯圖之功豈微末也哉此余所以早夜搜摹殫平生之心力畢萃於是而不悔者也曩余嘗挾此圖遊吳下良常王吏部澍吳門徐太史葆光兩先生咸相贈以叙又勸余卒成其事勤而勿落他日勒成一書令後之視今金石圖亦猶今之視昔歐趙集古諸錄噫余之為此豈敢擬歐趙諸公之集錄願牛子之撰述發明上下金石古文字其用意誠遠且健余固有以知其言之必傳而余廁其側罄

其心目所及亦將稍補金石之萬一然則余守是圖僂俛容與以玩而老焉其亦可矣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六月二十三日邵陽褚峻千峯序



竊見中古以來書契攸興聖人才子轉相作述  
爰有金石刻文字以紀功德載官儀表里氏序  
代年蓋將光華輿地翼佐墳籍斯誠六藝之別  
軌於以徵文考敵明微振幽依放作者之意推  
著無窮為後世垂標矩具章美傳曰君子之觀  
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金石之刻與  
竹冊異用而同功實以補史傳志乘之不及印  
幡既設其道漸廣繆蟲是營厥體大備降秦迄  
漢洎乎晉唐廟表墓碣之文神龕社瓦之章駸  
駸乎曼衍區寰矣帝王名臣循吏處士之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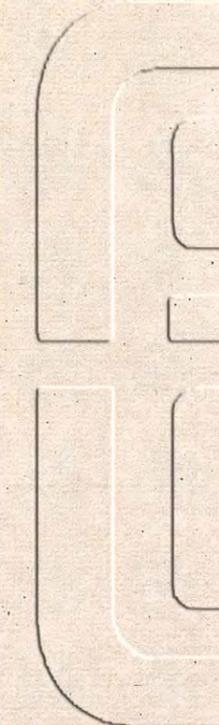
金石圖說序  
古迄靡不畢集舊刻文學者於是道古而折衷  
於圖書夫豈小助也哉然而據今企昔距厥初  
造厥曠遠者二千餘年近者六八九百載芒芒  
邈哉有風雨以剝蝕之有陵谷以變埋之烟埋  
劫闕苔浸廢跌葬金鏡於沉沙囚寶劍於繡塵  
沉緼漫漶逸在澤莽將惟永世不得自託於日  
月之光耀與人倫之鑒自昔人之勞亦可哀矣  
覽勝懷古其何考旃非夫遺世翫道冥搜幽討  
覘望光氣發明神異孰能擬周鼓叩秦權洗兩  
京之灰刻揚六朝之寃碣悲乎吁嘻或湮沒而

蹟不傳傳矣而窮鄉奧壤人有不暇至或至矣  
而非其人因傳摹失其真古來深思好古君子  
蓋嘗苦心孤詣博採旁輯於金石之事然猶不  
過什一之於千百其所不知殆且闕如即其載  
者亦不免有正譌形影之見彼固未嘗足涉而  
目覩其真不能以古合今一一本末其所以然  
道闕千載沕昧無聲余讀集古錄金石志畧諸  
書未嘗高望永嘆歎歎抱憾於歐陽趙鄭諸君  
子也竊不自揆孤陋思欲厠力其際拾遺補略  
部彙章今勒成一冊雅故卒卒會未有間又左

右無人與俱上下其事近迺得關西褚峻峻好古士肩囊拄杖搜覽四方垂三十年蓋嘗緣高嶺剔深谷刷峭崖磨峻澗索奇探異無幽不極搃其所為拂拭而丹墨之者凡千餘種矣往往軼出於集古錄金石志略諸書之外而詳其所未備余既為科條之復教褚生哀其所得篆隸古文斷自周宣詭於漢獻凡數十首一二本末其形像所以而為之圖圖成余迺按章而為之說依綏六經之旨採掇百家之文志其興衰顯晦終始之迄考其方表踈密曲直道舒肥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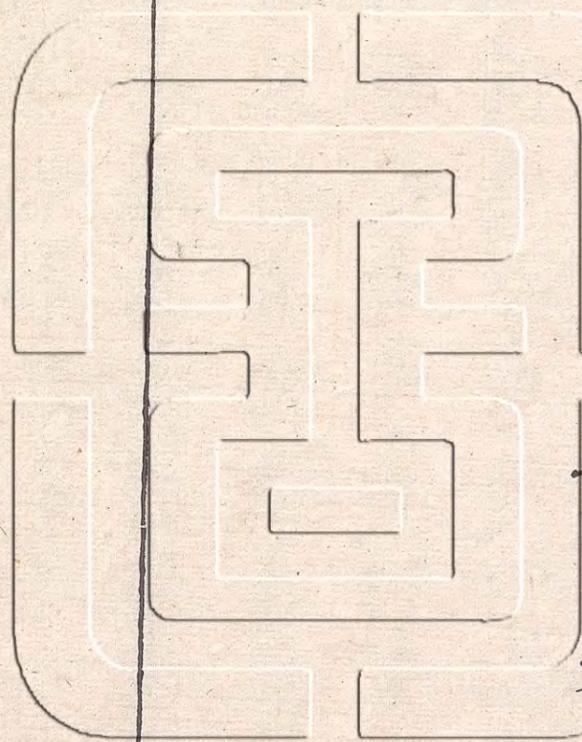
神然後共和而下建安以上之法刻古文粲然明白至其墜逸亡失不復存於世宙及其存而不獲至見或有翻摹轉效者則闕而不錄大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惟與褚生竊自附於不賢者識小之義以庶幾乎明堂名室一曲之司將老於斯而與古來傳碑比壽余則安能然使博雅好古君子覽諸文字而求之金石鑿然如州域道里端坐可按於以流示通國而餉來者發墨藪之遺澤滋石林之盛徽則余與褚生頗有力焉余又有以見夫學者冥心眇慮必有得於

古古人精儀異表必不滅於後名山巋然法物  
攸存日月千秋靈文斯在一夫嚮古萬世同書  
於乎悠哉士大夫俯仰於斯亦可以畢然馳神  
於無涯之境而勤思乎不朽之林矣其惟四方  
後世博雅好古君子  
乾隆八年秋七月山左牛運震撰



金石文字上自周秦下迄唐宋前人所輯錄者既多  
其議論考究皆甚核且詳已甲寅歲余手摹金石圖  
真谷牛子考說付之東梨其本已流播人間然觀者  
猶歎其資聞見之不廣也於是又從三國以洎隋唐  
擇其碑碣之精且好者亦繪圭趺記廣狹更摘真蹟  
字樣鈎摹於其右今未見是碑者曰此數字而想見  
其遣筆結體之遺意雖去元碑已遠而規模斯在既  
以廣金石圖而亦博雅好古之士韻目怡懷之一助  
也雖然古今翠墨之田於天壤者何可縷數而欲以  
一人之耳目心力盡傳其蹟而繪之圖此如愚公之

移山精衛之填海力盡心靡究歸安用而或且靳之  
曰此發前人之未及也則吾豈敢  
乾隆十年六月廿有三日舒陽褚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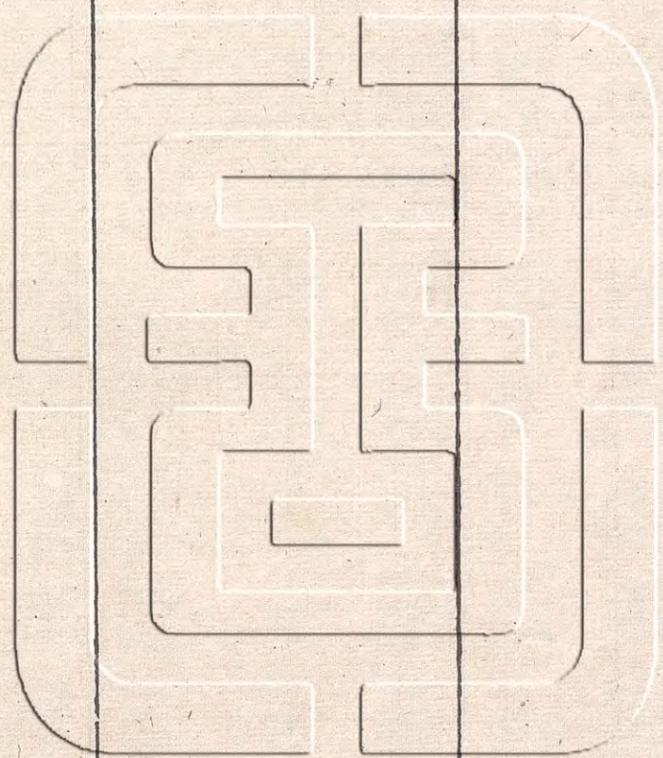
重刻金石圖說後序

式觀萬彙紛寄形色藝術襍糅綿帶古今其間分  
途別徑著名成家者若山之發幹水之引源不自  
知其所屈而一往莫禦或謂惟其好之篤是以資  
之深余謂其各就所好而莫之能强者其亦有性  
生焉習乃從而赴之古稱戴逵數歲作嵇康碑詞  
意可觀此非其性與金石文字相近而能成就如  
是其早耶余同年友劉君聚卿蒐羅古刻極富嘗  
謂余言自十一歲始購列彝器銅者瓦者若搨之  
石者摹之物者龐襍積弄齋無盤辟處迨去年方

稔所鑿藏有過於嗜幽探奇之老師宿學者其重刻金石圖說爲十九歲時蓋早於陸機作文賦之年矣聚卿才華敏綯爲古文辭以其餘爲倚聲皆得作者意匠其十六歲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與余同舉孝廉譚於京邸才鋒卓犖意義穎豎余既以齒長而愧之而又怪其金石之學何其饜飫而不倦也去歲來白門見其棐几全積案足錯倚紙本冗疊磚甃礙足就審皆漢魏文字不則墓誌造像或沿六朝而旁泛於唐也客至坐譚聚卿手所披折目所瀏覽汲汲黽俛不暇寒暄即當食猶置

杯箸閒客亦箇中人相與口沫手胝當其得意若不知人事有一切世法者非此類客來坐亦不久然後歎聚卿於此學非習也其性也聚卿尊人余年伯芝田中丞勲業之大者在出洋交涉弭平爭難治粵有聲然聞其幼時亦好搜羅瓴甌鐘鼎如孫何之搔垢而讀碑坐移日晷然則聚卿之好此其性也其生而秉質有自來也茲重編金石圖說余得助校讐之事於其成也繙閱數過竊歎其鑒別之精審固由其性而爲習其補說之賅博則由其讀書之多績學之厚亦其好學之性自少已然

仍不僅金石一類也光緒丙申重陽後三日丹徒茅謙子貞序



金石圖說後序

金石圖說目錄

滋陽牛運震階平集說  
邵陽褚峻千峰樞圖  
貴池劉世珩聖廟編補

甲之上

周石金

焦山無專鼎

宣王石鼓

秦石一

泰山刻石

李斯篆書  
二世元年

漢石四十一

魯孝王刻石八分五年六月

祝其卿墳壇刻石篆書二年二月

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篆書二年二月

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八分元興元年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八分元初五年四月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篆書延光二年三月

嵩山少室東闕江孟等題名八分無年月

嵩山開母廟石闕銘篆書金石文字記云延光二年

延光殘碑八分延光四年八月

敦皇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永和二年八月

益州太守北海景君碑并陰八分漢安二年八月

甲之下

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八分永興元年六月

孔謙碣八分永興二年七月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兩側八分永壽二年

郎中鄭固碑八分延熹元年四月

倉頡廟碑并陰兩側八分延熹五年正月

泰山都尉孔宙碑八分延熹七年七月

孔宙碑陰

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八分建寧元年四月

竹邑侯相張壽碑八分建寧元年五月

衛尉卿衡方碑八分建寧元年九月

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八分建寧二年三月

陳德殘碑八分篆額建寧四年三月

李翕黽池五瑞圖八分建寧四年六月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八分建寧四年六月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八分建寧四年七月

執金吾丞武榮碑八分無年月按在建寧時

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八分熹平二年四月

聞熹長韓仁銘八分熹平四年十一月

豫州從事尹宙碑八分熹平六年四月

校官潘乾碑八分光和四年十月

白石神君碑并陰八分光和六年

尉氏令鄭季宣碑并陰八分中平二年四月

邵陽令曹全碑并陰八分中平二年十月

蕩陰令張遷碑并陰八分中平三年二月

孔褒碑八分無年月

魯相謁孔廟殘碑八分即孔宏碑八分無年月

竹葉碑八分翁潭溪謂魯國長官德政碑也  
孫淵如謂為漢殘碑

魯王墓二石人題字八分篆書按當作  
庶君墓石人題字

尹公石闕二八分

侍中楊公闕八分

乙之上

魏石三

公卿上尊號奏八分書撰文為延康元年碑刻于黃初

受禪碑八分書黃初元年十月

魏封宗聖侯孔羨碑八分書黃初元年

吳石二

禪國山碑篆書天璽元年

紀功碑篆書天璽元年八月俗呼三段碑

梁石二

吳平忠侯蕭景神道闕正書反刻無年月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天監十三年

後魏石二

兗州刺史賈思伯碑正書神龜二年六月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正書正光三年正月

東魏石一

李仲璇修孔廟碑正書興和三年十二月

後齊石一

都邑師道興造象并古驗方正書武平六年六月

隋石一

龍藏寺碑張公禮撰正書開皇六年十二月

唐石四十八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正書武德九年十二月

隋皇甫誕碑于志宜撰歐陽詢書無年月當在貞觀初

等慈寺碑顏師古撰正書貞觀二年

幽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正書

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歐陽詢書

虞恭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歐陽詢正書

睦州刺史張琮碑

于志宣撰正書

伊闕佛龕碑

岑文本撰褚遂良正書

晉祠銘

太宗御製并行書

梁文昭公房元齡碑

褚遂良正書

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褚遂良正書

穎川定公韓仲良碑

于志宣撰王行滿正書

衛景武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王敬敬書

紀功頌

高宗御製并行書

三藏聖教序 褚遂良正書

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歐陽通書

三藏聖教序記并心經 僧懷仁集王羲之行書

孝敬皇帝廟德碑 高宗御製并行書

贈太尉英貞武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并行書

乙之下

昇仙太子碑 武后撰并行書

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諸臣撰薛曜正書

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并正書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行書

北嶽府君碑 韋虛心撰陳懷志行書

鎮軍大將軍吳文殘碑僧大雅集王羲之行書開元九年十月俗呼半截碑

北岳恆山祠碑張嘉貞撰并行書開元十五年八月

岳麓寺碑李邕撰并行書開元十八年九月

代國長公主碑鄭萬鈞撰并行書開元二十年二月

會善寺景賢大法師石塔記羊愉撰僧溫古行書開元二十五年八月

錢塘縣丞殷履直妻顏氏碑顏真卿撰并正書開元二十六年七月

莒國公唐儉碑正書開元二十九年二月

兗公之頌張之宏撰包文該正書天寶元年四月

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岑勳撰顏真卿書天寶十一年四月

爭座位草稿碣無年月顏真卿撰并草書按在廣德二年十一月

大證禪師碑王縉撰徐浩書大曆四年三月

銅井鎮福興寺碑許登撰張從申行書大曆五年六月

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大曆六年六月

贈太子太保顏惟貞廟碑顏真卿撰書建中元年七月

景昭法師碑陸長源撰寶泉正書貞元三年正月

澄城令鄭叔敖德政碑陳京撰鄭雲逵行書貞元十四年正月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題云陸機撰王羲之書元和六年十一月

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裴度撰柳公權書太和三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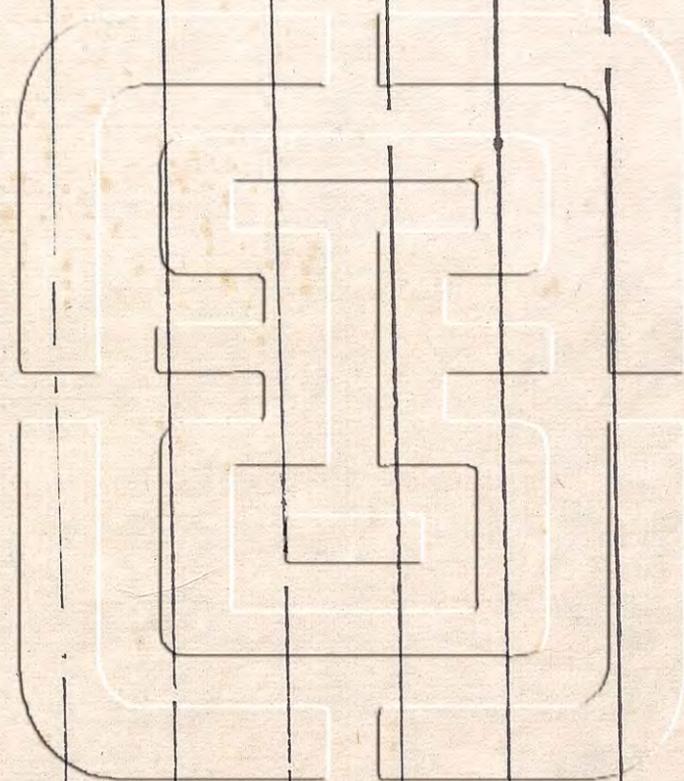
義陽郡王苻璘碑李宗閔撰柳公權書太和七年

安國寺寂照和尚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太和七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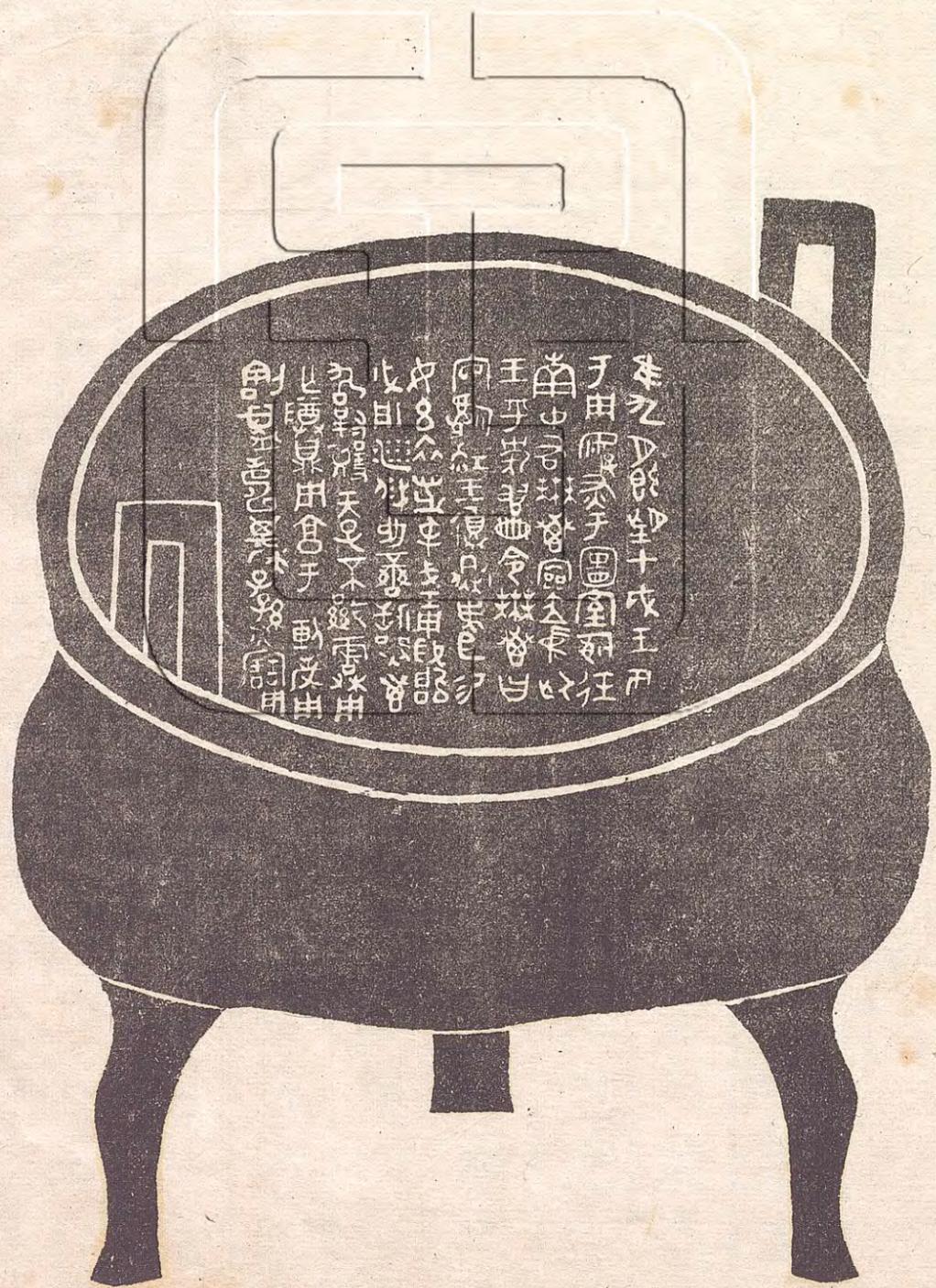
大泉寺新三門記姚暮撰僧齊操行書開成三年十一月

大達法師元秘塔碑裴休撰柳公權書會昌元年十二月

魏公暮先廟碑銘 崔詢撰柳公權書  
 大峰定慧禪師碑 裴休撰柳公權書  
 大中六年十一月  
 大中九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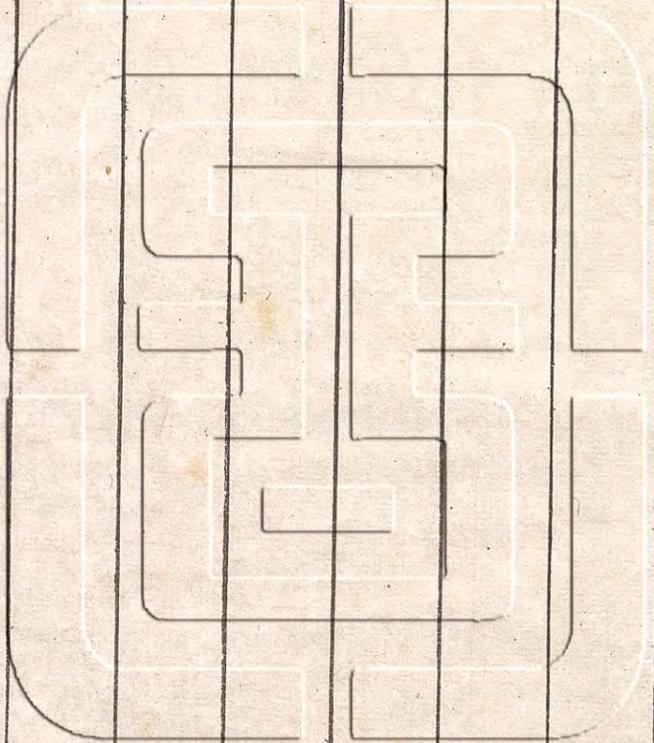
金石圖說目錄終



年九月...  
 于用...  
 前...  
 王...  
 向...  
 文...  
 成...  
 九...  
 止...  
 則...

金石圖說甲上  
古鼎銘之作豈虛也哉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余悲考古圖諸書所載三代尊彝盤敦之器與刻文或不傳欲志金石以續來古得焦山周鼎銘鼎銘不載世歲考其文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敦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舊傳此鼎為故明京口某氏家藏嚴相欲之不可因嫁禍而奪之嚴氏敗鼎歸江南某氏捨諸焦山佛寺於戲鼎之存亡興遷其繫於人也深矣贊曰

誰作烝彝載天祿雲雷蠢蠢銘在腹九鼎淪水神夜  
哭茲器鬼然峙三躅篆籀大文天地矗九十三字軒  
離錄何所求之焦山麓





于 鼎 中 設 祭 禮 於 圖 室 新 往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向 焉 所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心 也 進 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止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用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焦山無專鼎釋文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

王呼史習用命無專曰

官司紅王頗側弗作錫

女元衣帶束戈瑀戟縞

繹彤矢筮勒鑾旂無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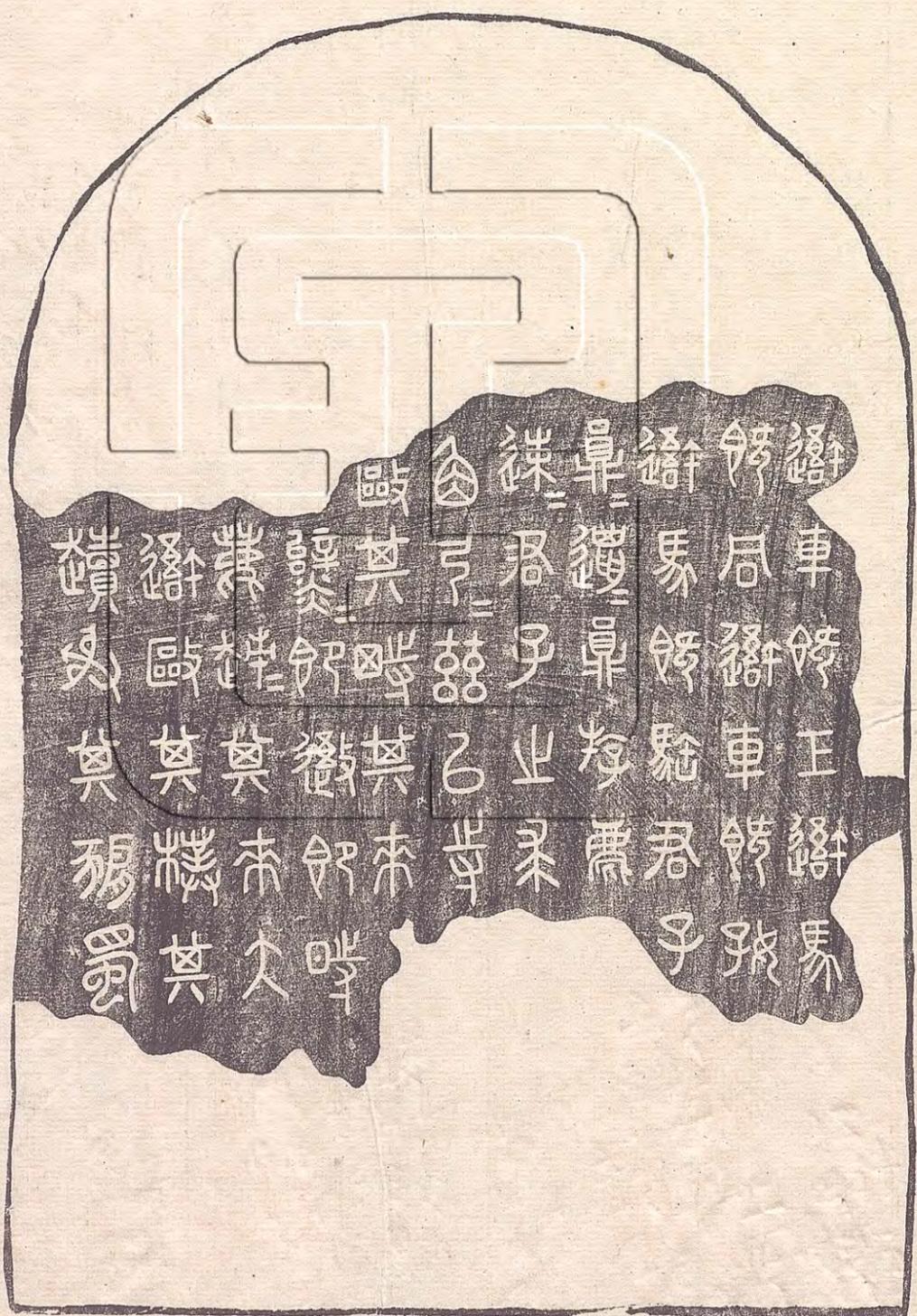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作尊鼎用享于朕列考用

句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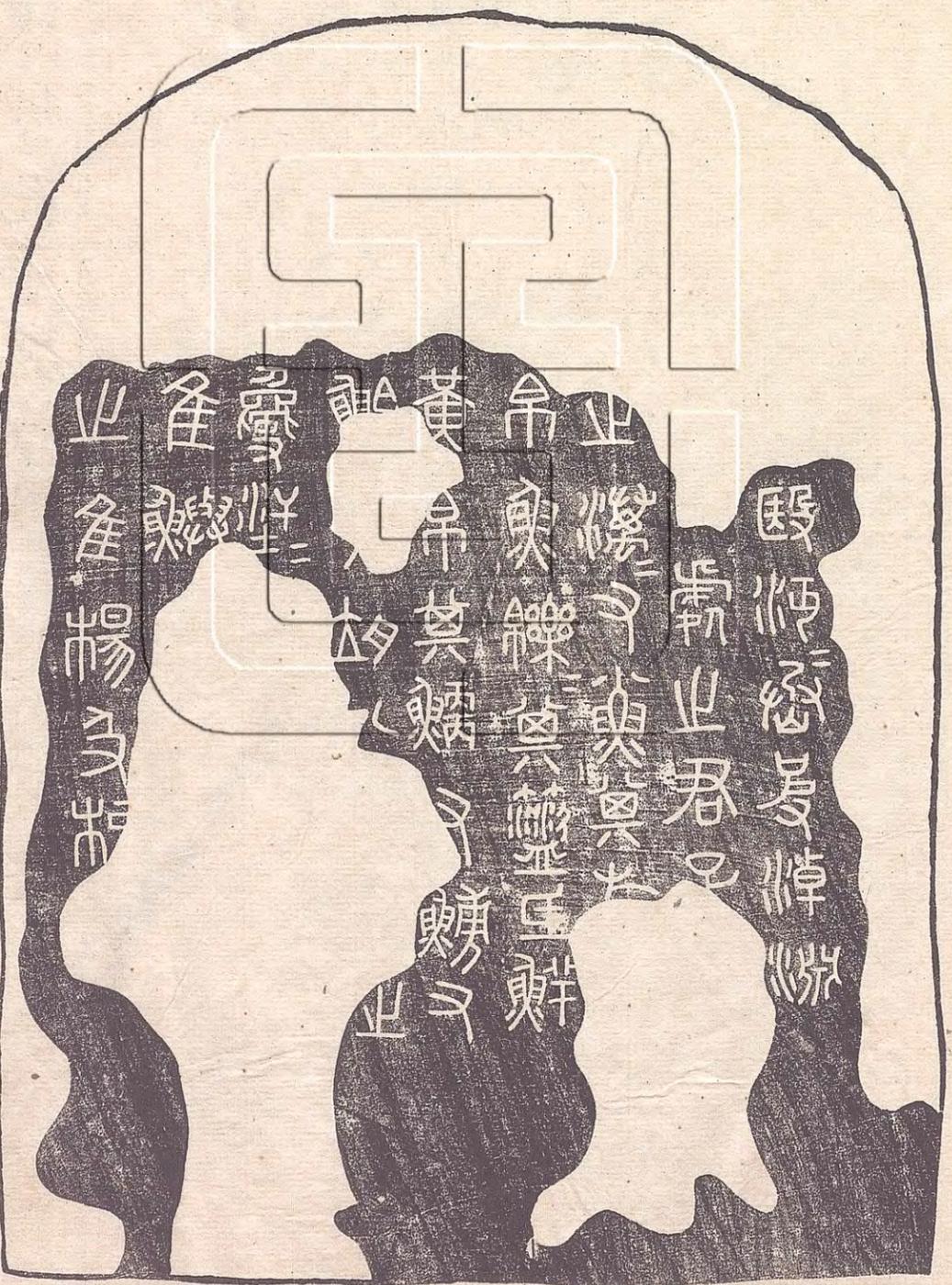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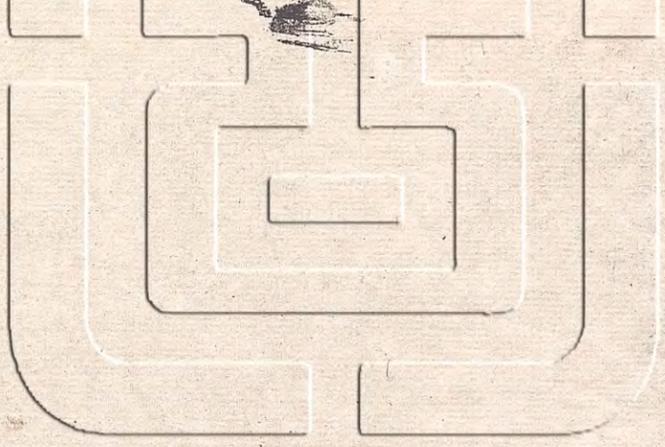
世珩案無專鼎銘在鼎內口凡十行九十四字顧亭林程穆倩以下釋文甚夥翁覃谿先生嘗輯而錄之其文斟褚氏所摹頗有歧午余舊得僧六舟手拓本鉤廓亦不甚類褚圖歲癸巳游焦巖道暑數日縱觀書藏及碑刻古器此鼎與銅鼓並列於海雲堂按娑贊詠具見表裏而後信六舟摹拓之精能肖古物之真面目既復綜覈羣說於甘泉羅氏觀我生室叢書暨儀徵阮太傅集得所攷正蓋用四分周術與三統術參核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月甲戌爲九月之十七日而後乃得銘文惟九月既望甲戌之確證余覆

按演章部準諸長麻信羅阮之非誣知前說之爲  
宣王南仲以未諳麻法而拘墟於詩疏數篇也又  
丹徒志焦山志云鼎傳於吾鄉魏氏分宜相嚴嵩  
當國以不得此鼎將罪之嵩敗魏氏懼子孫終不  
能保送焦山據此則鼎未嘗歸嚴氏牛氏所說蓋  
未深攷不然者介溪敗後天水冰山錄具在有一  
畫一書皆入之者矣豈有成周重寶海內交歆而  
不一纂載也乎余既辨牛褚之歧遂重鈎六舟真  
本比刊於後而更綴以審定詳正之銘文以餉遺  
四方好古之士云



右石鼓第一高一尺七寸圍六尺六寸字徑一寸在  
 京都太學孔子廟戟門內東側西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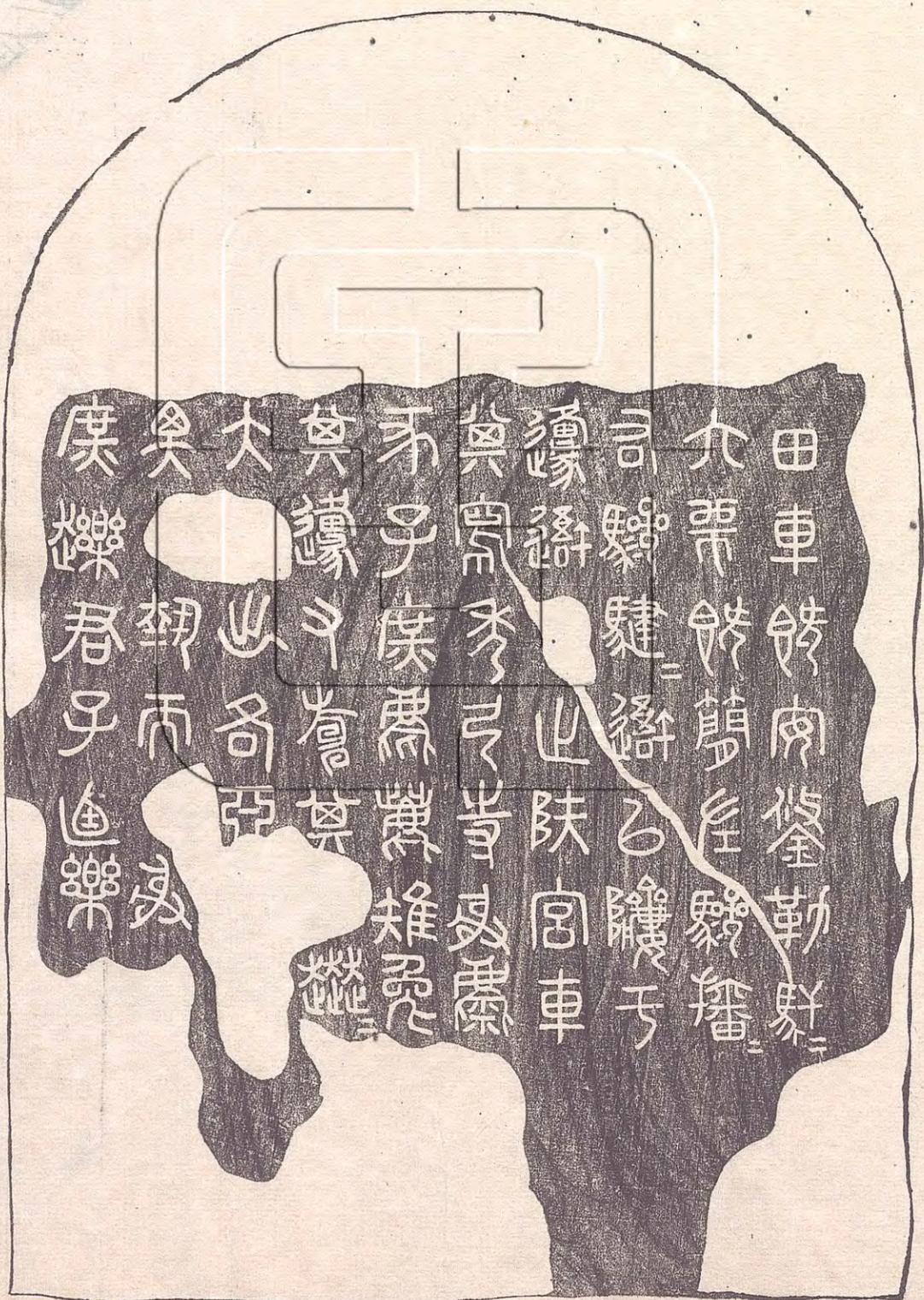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避車既好  
 避馬既駟君子  
 員適員旃鹿  
 速居子之求  
 鹵弓茲呂寺  
 其時其來  
 鑿即邀即時  
 鹿趨其來大  
 避毆其樸其  
 遺射其翳蜀



右石鼓第二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內東

側西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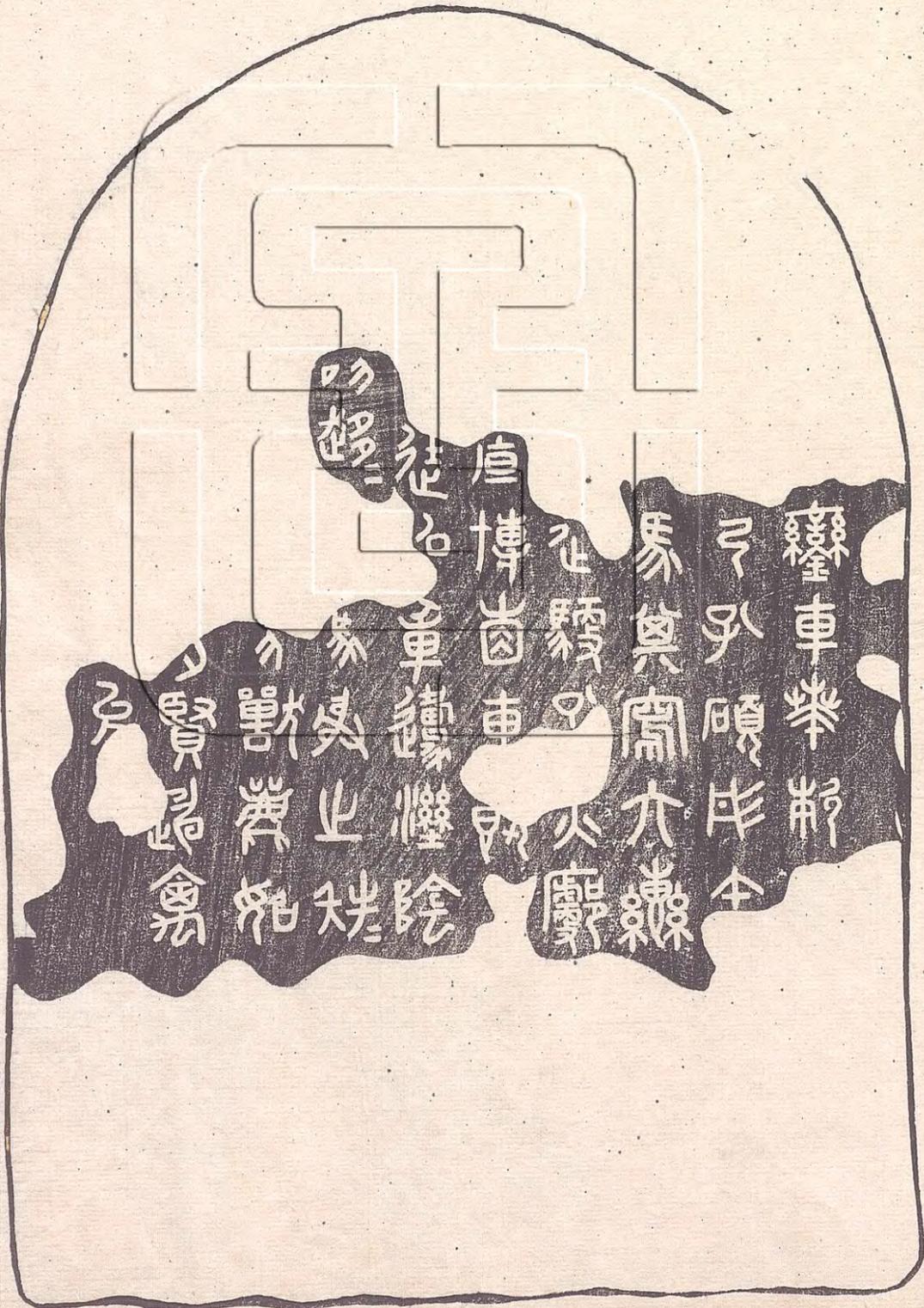
豳河<sub>二</sub>亦<sub>二</sub>取<sub>二</sub>淖<sub>二</sub>淵  
 處<sub>二</sub>之<sub>二</sub>君<sub>二</sub>子  
 之<sub>二</sub>滿<sub>二</sub>又<sub>二</sub>兼<sub>二</sub>其<sub>二</sub>方  
 帛<sub>二</sub>魚<sub>二</sub>鰓<sub>二</sub>其<sub>二</sub>籃<sub>二</sub>氏<sub>二</sub>鮮  
 黃<sub>二</sub>帛<sub>二</sub>其<sub>二</sub>鱗<sub>二</sub>又<sub>二</sub>鱗<sub>二</sub>又  
 錦<sub>二</sub>胡<sub>二</sub>  
 夔<sub>二</sub>汪<sub>二</sub>  
 佳<sub>二</sub>鯀<sub>二</sub>  
 之<sub>二</sub>佳<sub>二</sub>楊<sub>二</sub>及<sub>二</sub>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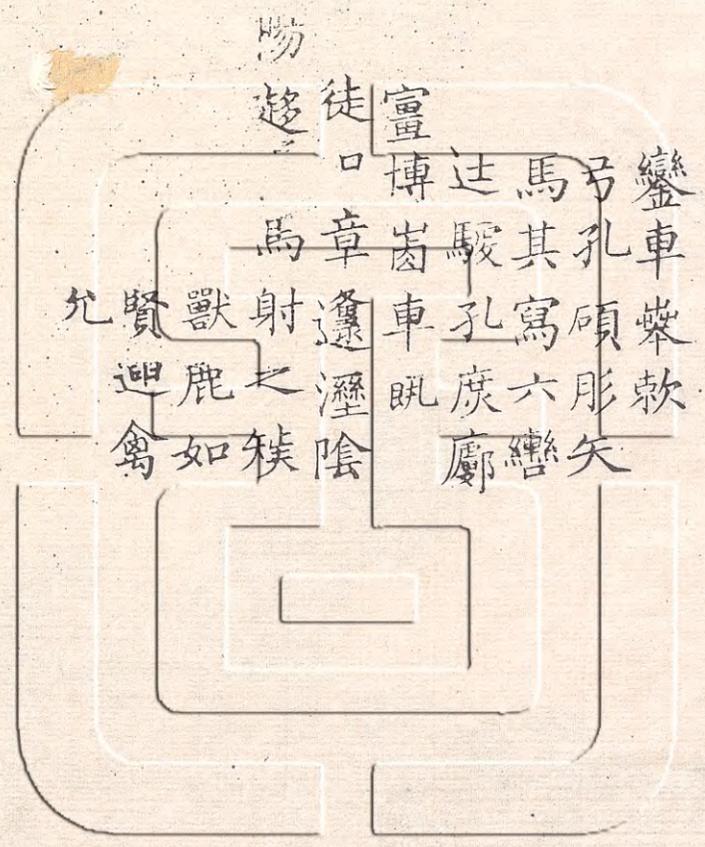
田車<sub>二</sub>旣<sub>二</sub>南<sub>二</sub>登<sub>二</sub>勒<sub>二</sub>駟  
 大<sub>二</sub>栗<sub>二</sub>旣<sub>二</sub>節<sub>二</sub>在<sub>二</sub>駟<sub>二</sub>播  
 司<sub>二</sub>駟<sub>二</sub>建<sub>二</sub>辵<sub>二</sub>乙<sub>二</sub>隲<sub>二</sub>于  
 邊<sub>二</sub>辵<sub>二</sub>止<sub>二</sub>陟<sub>二</sub>宮<sub>二</sub>車  
 莫<sub>二</sub>常<sub>二</sub>秀<sub>二</sub>弓<sub>二</sub>豈<sub>二</sub>及<sub>二</sub>虞  
 矛<sub>二</sub>子<sub>二</sub>侯<sub>二</sub>為<sub>二</sub>黨<sub>二</sub>推<sub>二</sub>兔  
 其<sub>二</sub>遽<sub>二</sub>又<sub>二</sub>蒼<sub>二</sub>其<sub>二</sub>繼  
 大<sub>二</sub>以<sub>二</sub>各<sub>二</sub>亞  
 吳<sub>二</sub>切<sub>二</sub>而<sub>二</sub>夷  
 庚<sub>二</sub>爨<sub>二</sub>君<sub>二</sub>子<sub>二</sub>適<sub>二</sub>樂

右石鼓第三高一尺八寸圍六尺四寸在戟門內東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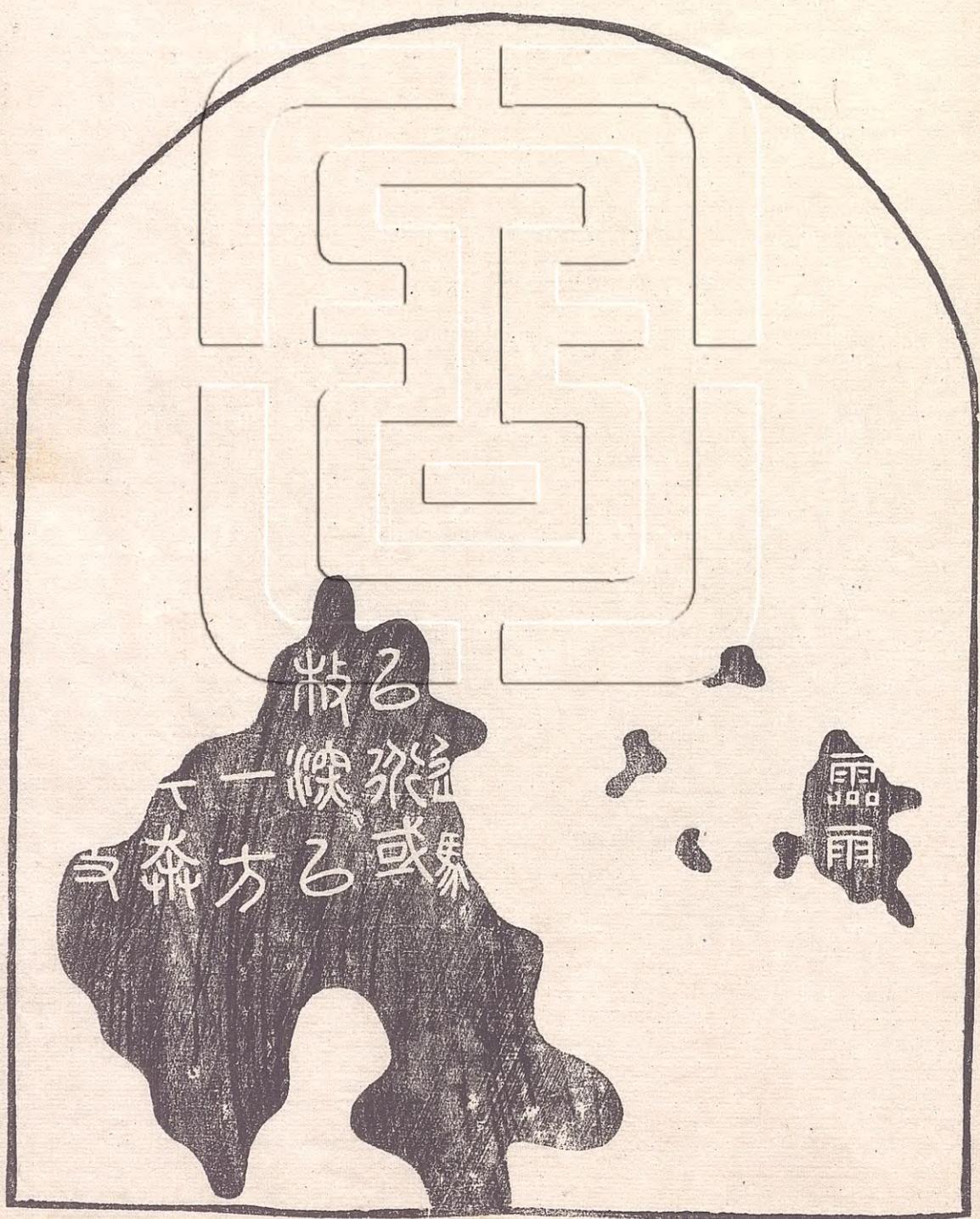
度	吳	大	其	豕	其	遘	右	六	田
趨	執	出	遘	孔	寫	遘	駿	師	車
君	而	各	又	度	秀	止	避	既	既
子	射	亞	旃	鹿	弓	陟	司	簡	安
道			其	鹿	寺	官	濟	左	鎡
樂			趨	雉	射	車	于	驂	勒
				兔	麋			旂	馬



右石鼓第四高二尺圍七尺三寸在戟門東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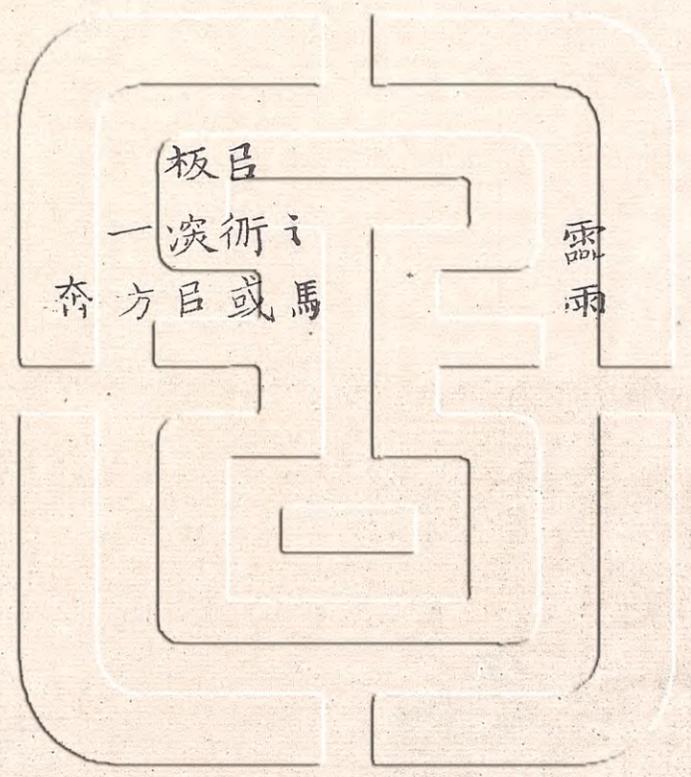


勗 趨  
 徒 口  
 寶 博 崗 車 眈  
 逌 駮 孔 度 廓  
 馬 其 寫 六 轡  
 弓 孔 碩 彤 矢  
 鑾 車 衆 款  
 允 賢 獸 鹿 如 禽  
 馬 射 之 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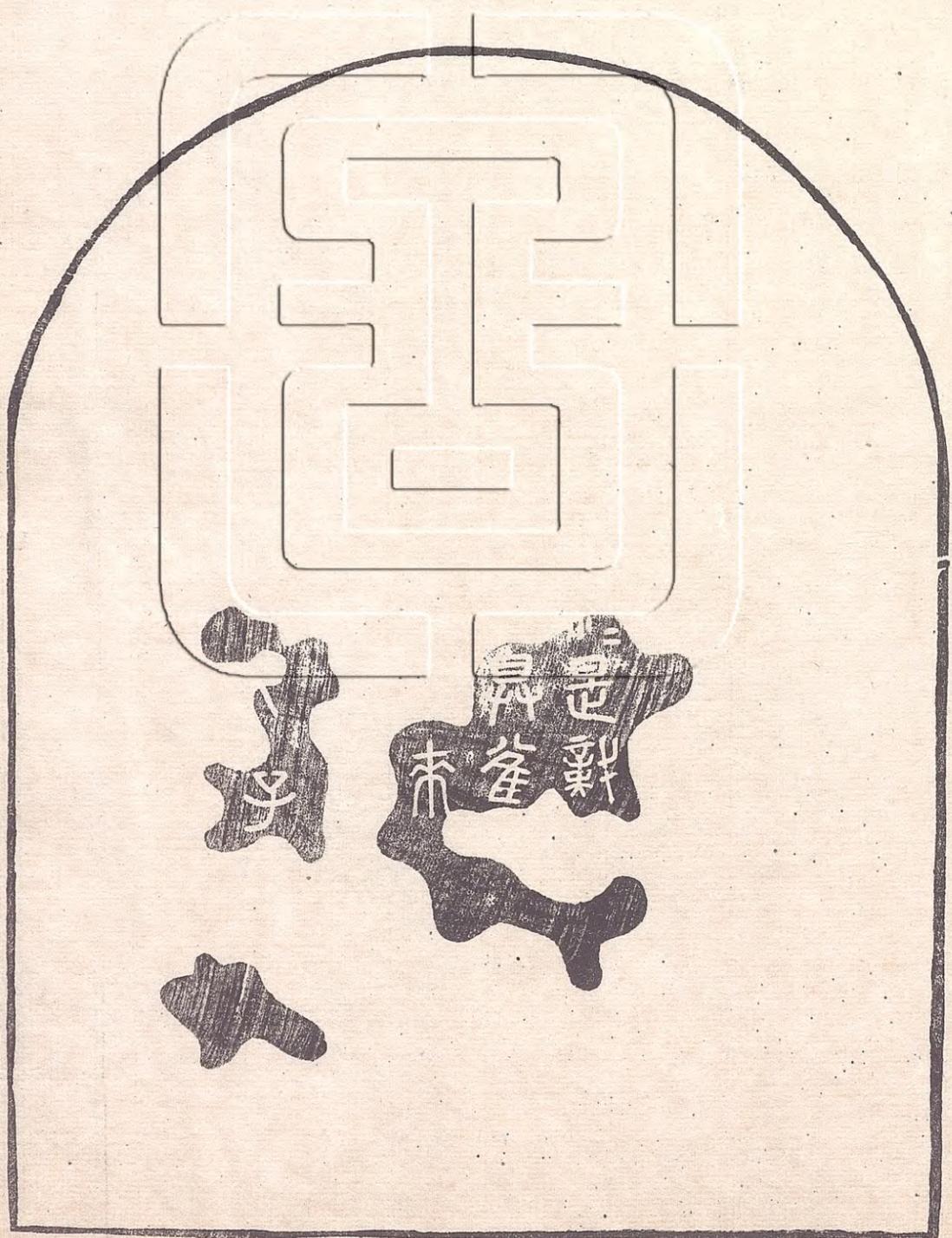
精 乙  
 熒 乙  
 或  
 一  
 方 乙  
 或 乙  
 乙 乙

金石圖說  
右石鼓第五高二尺一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東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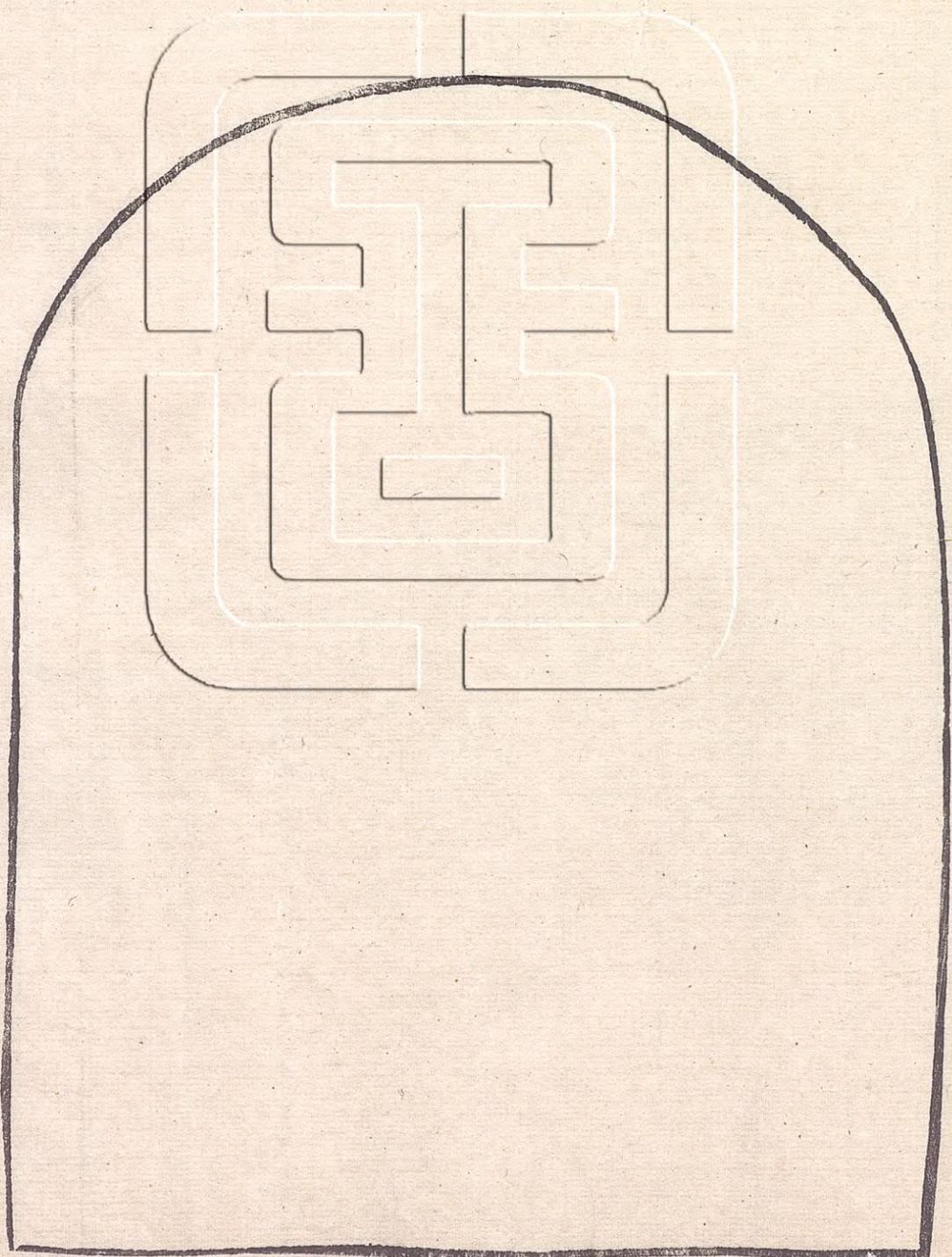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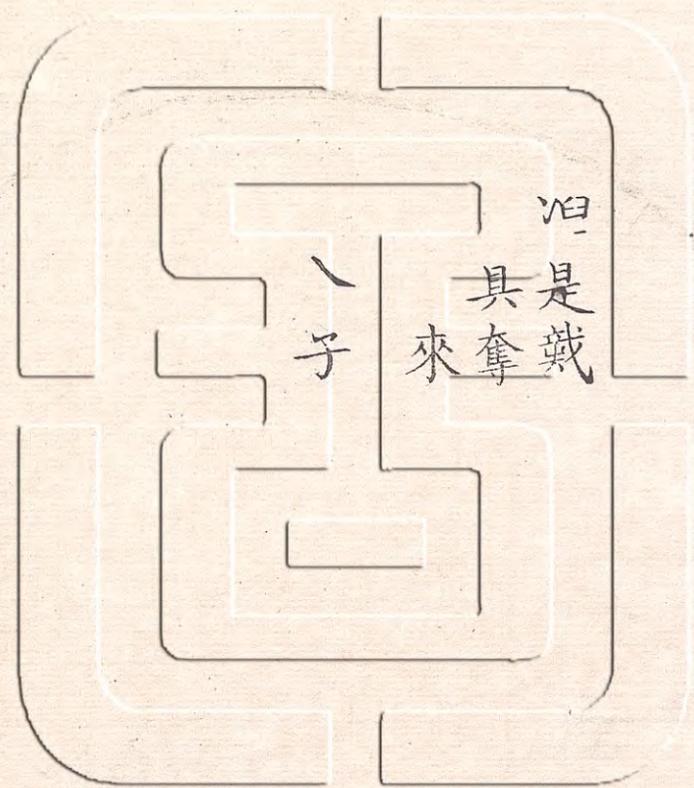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六高一尺五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西側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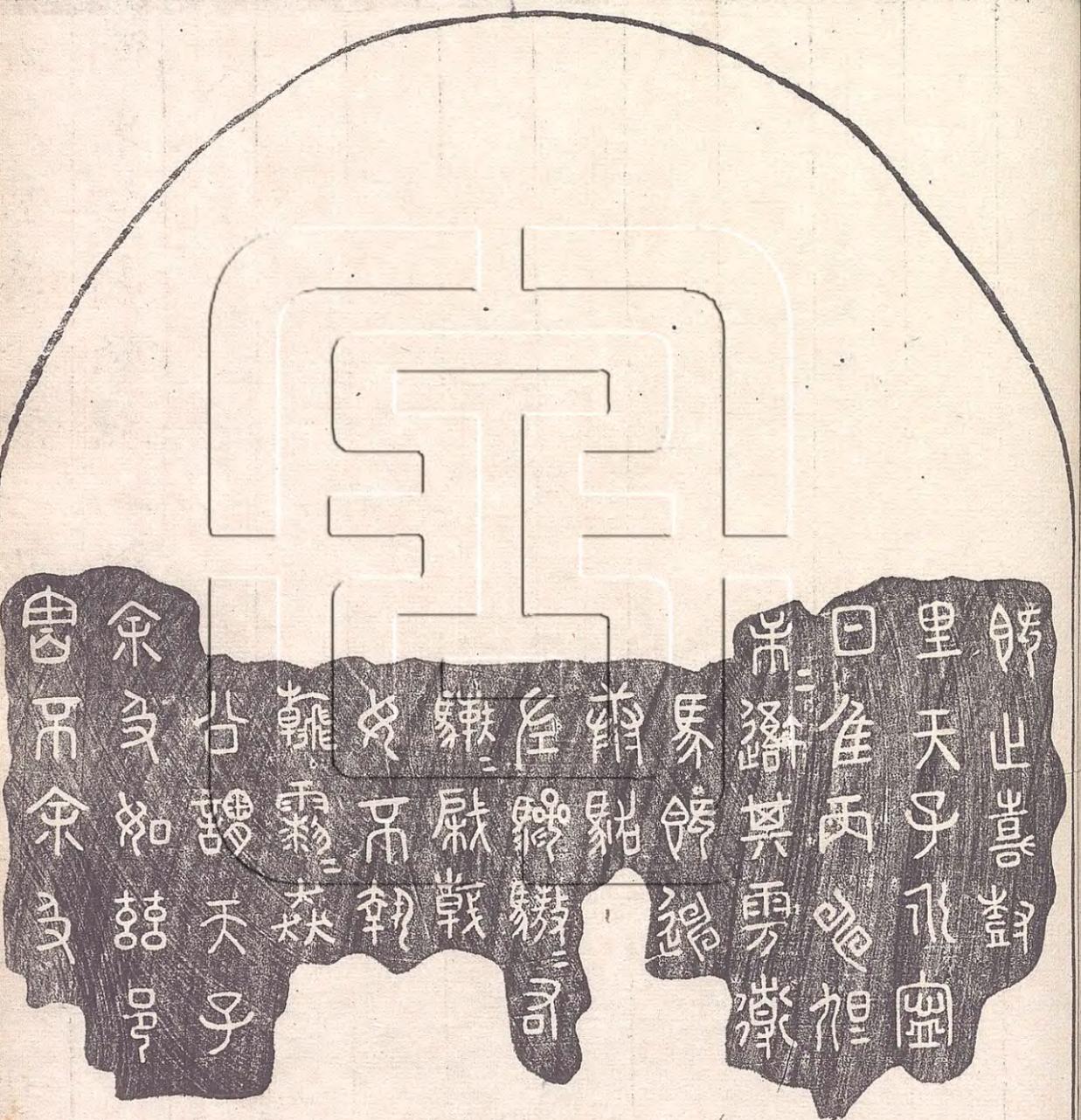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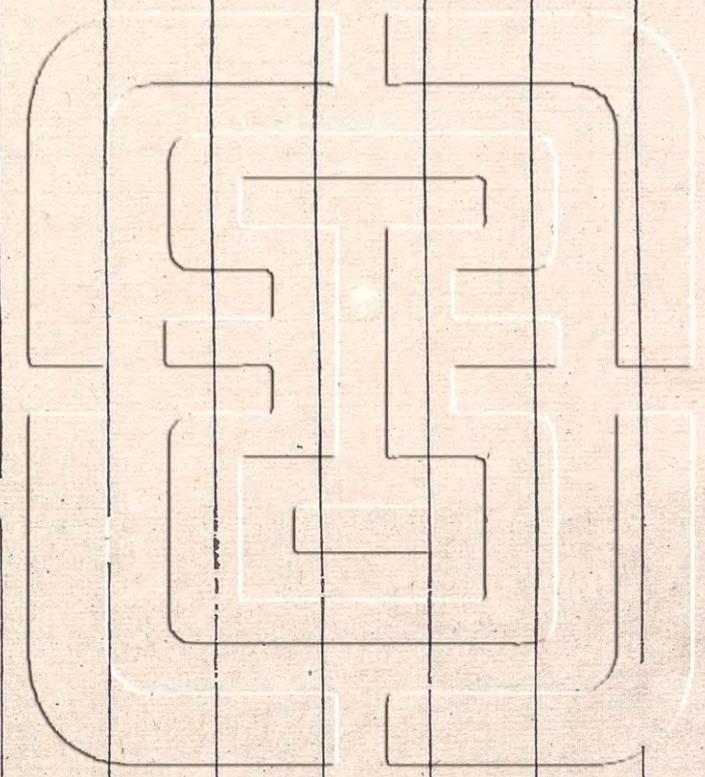
猷作遼作  
道造我嗣  
除帥叔阪  
萬為世里  
微猷直罟  
纛柞械其  
櫟榕庸鳴  
亞箬其準  
為所旂斲  
蓋衛百對  
吾



金石圖說  
右石鼓第七高二尺二寸圍六尺七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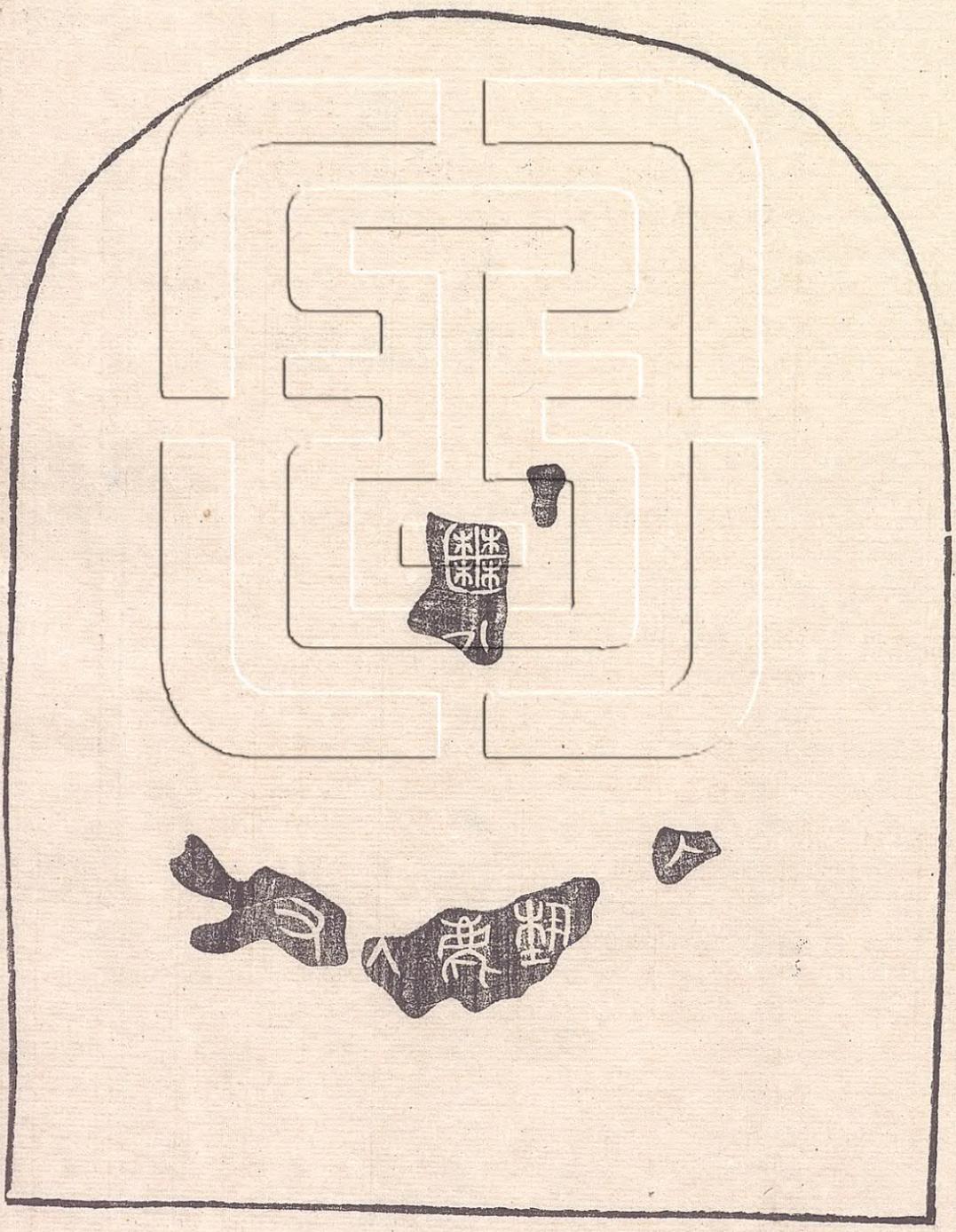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八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西側東向剝蝕無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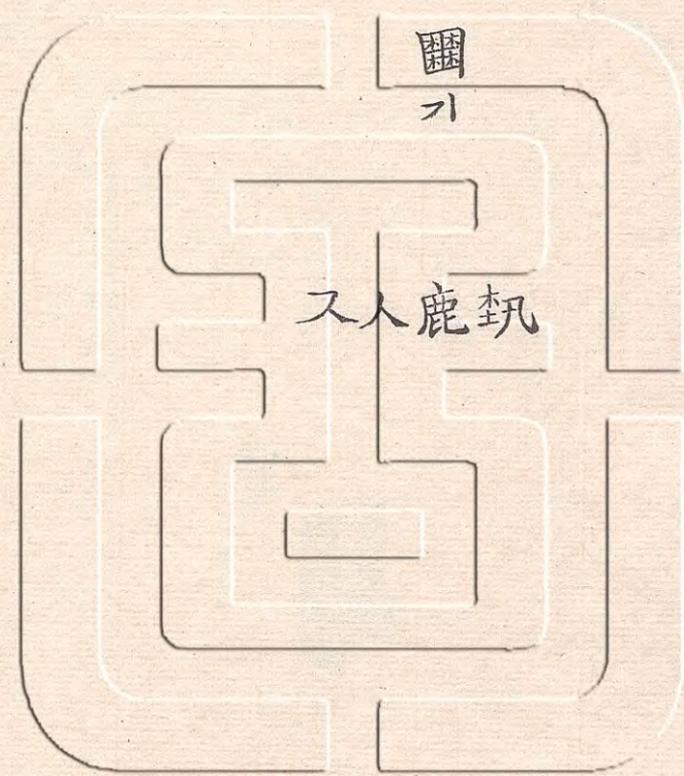
右石鼓第九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既止嘉樹  
 里天子永寧  
 日佳丙申旭  
 木避其雲衛  
 馬既迪  
 康駕  
 左驂駮右  
 駮不執  
 如不執  
 韞霧  
 公謂天子  
 余及如茲邑  
 害不余及



金石圖說  
 卷之四  
 石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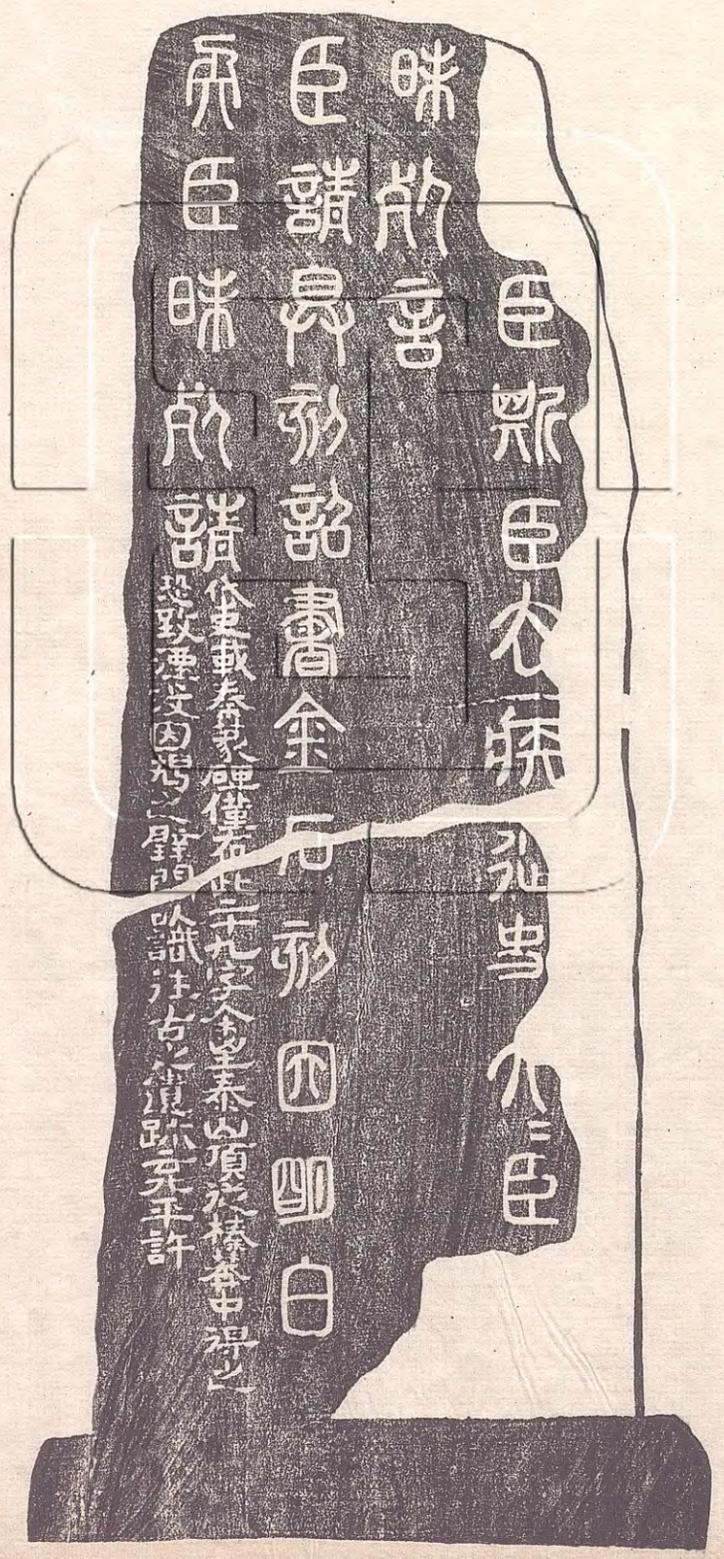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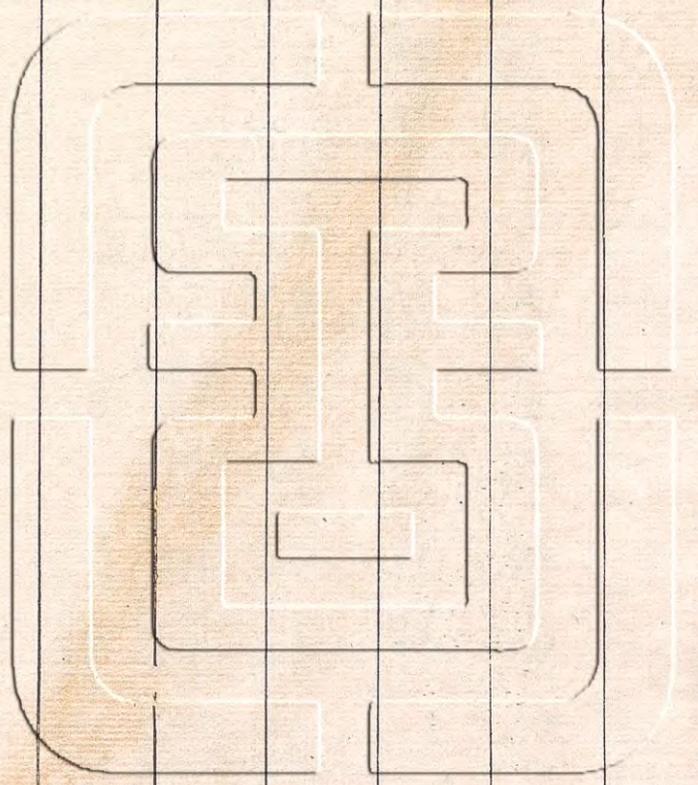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十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維三代之文尚矣自周以前金石刻不可錄或頗有然多傳會孔子曰多聞闕疑蓋其慎也予讀金石譜籍觀諸家異同損益擇其篤確雅妙可見於今者輯為圖自周宣王石鼓文始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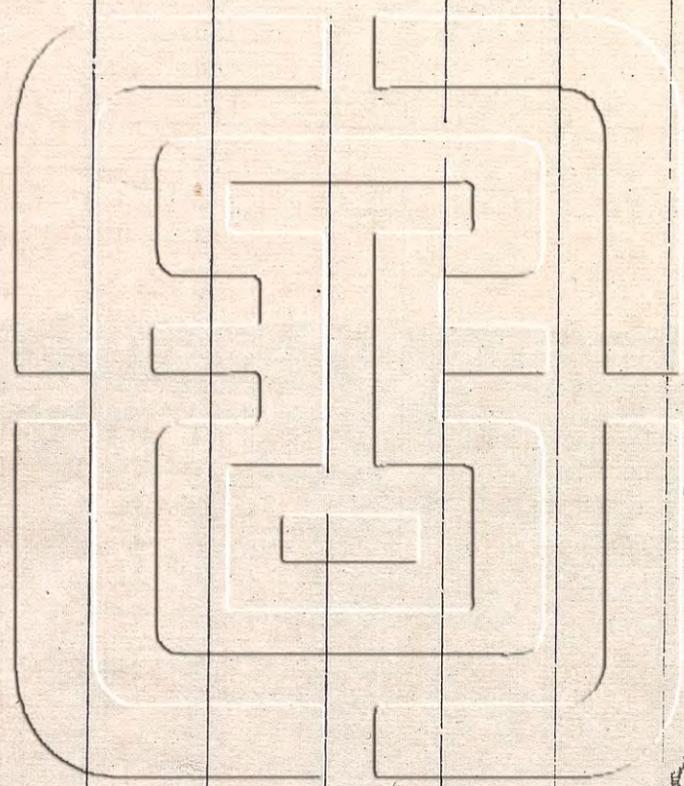
峩峩獵碣在彼周野形如臯陶十枚碁寫車攻銘迹奇文盈把誰為為此臣名籀者金繩道然生鼉怒馬以鳴中興聲高頌雅秦漢黯如神物啞啞春杵是辱赤文汗赭韓公晚邁咨嗟泣下六一獻疑百論蝨灑瑰畫不磨軒翥鎬社屹然一真以黜萬假詞聲音新義密文寡升諸辟雍日陶月冶於戲神京上庠鴻都大厦有此十鼓共和元年三百二十有二字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拜手摩娑謹聲雷瀉於赫千秋同文一  
 統視此石鼓陳常于時夏



此石在秦山頂上  
 石鼓文在石上  
 石鼓文在石上  
 石鼓文在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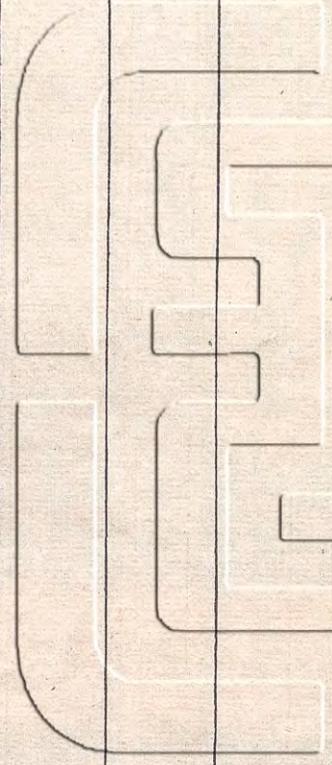
金石圖說甲  
右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二寸字徑一寸七分在泰山頂上碧霞元君宮之東廡按秦刻竝李斯作斯為八分之祖手撰泰山琅邪會稽碣石諸石刻其文或傳或不傳而字畫則竝湮然沉滅迺與咸陽劫灰俱盡獨有泰山碑又殘不全僅僅存此二十九字惜哉惜哉金石舊古文之傳於後岌乎其艱難已志古者好言周秦然多翻摹轉效之為近傳會岫嶠碑銅盤銘皆是精鑿之士所不敢道孰與是刻以真秦古文處太乙神明之巔歷千百年疾雷烈風恠雨而不摧滅為可寶也後之人欲規模秦篆者舍是曷以哉予登泰山肅然有感於先秦之刻故圖而表之以繼周人石鼓鼎銘之文以為漢金石刻前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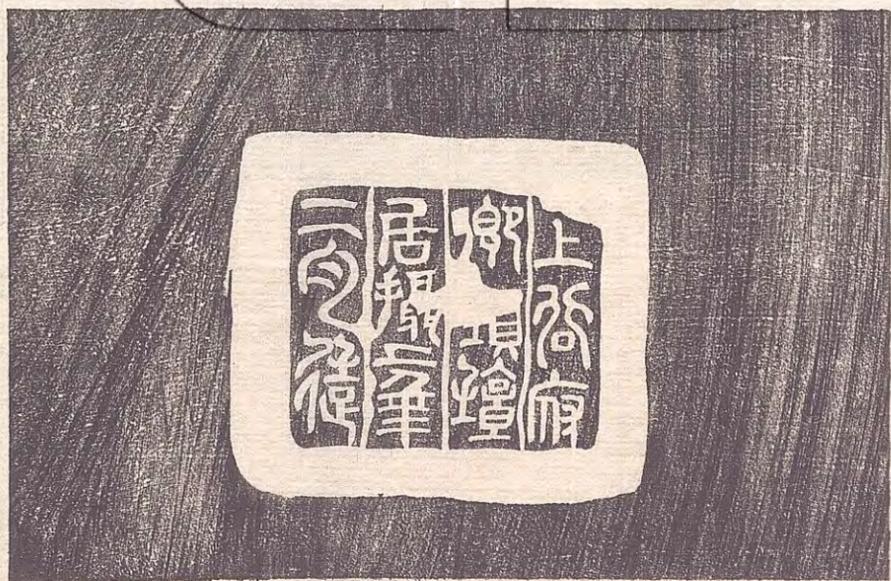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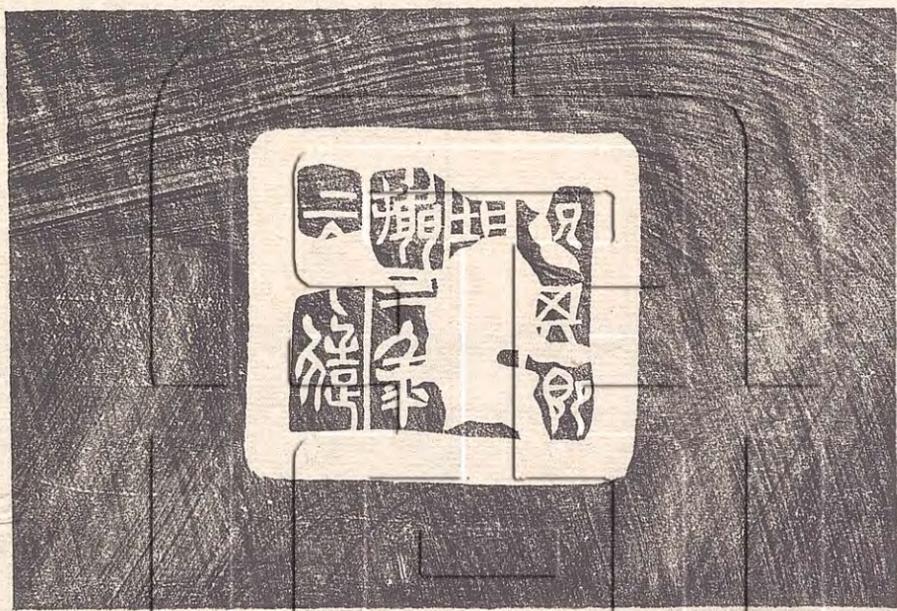


不爲二年  
 魯世五年  
 六月四日

此石在曲阜縣城內城門太子  
 廟前石刻於景帝子封魯  
 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年  
 八月孔聖廟丘者取地石以  
 九月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  
 五原二年者宣帝時也又曰  
 魚日四年六月四日成官以漢  
 書考之乃徐孫孝王時也  
 漢石刻世名難得故以此  
 與夫者有考焉此石之  
 大六開州刺史高曼卿刻

右魯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濶一尺九寸厚一尺字  
 刻右方周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在曲阜縣孔子廟  
 同文門西側北向一十三字字畫甚古篆而兼隸安  
 邱張在辛郊君云筆勢與動莫可測俛於戲此其所  
 以為西漢太子池石刻舊古文也考其本末開州刺  
 史高曼卿載之殆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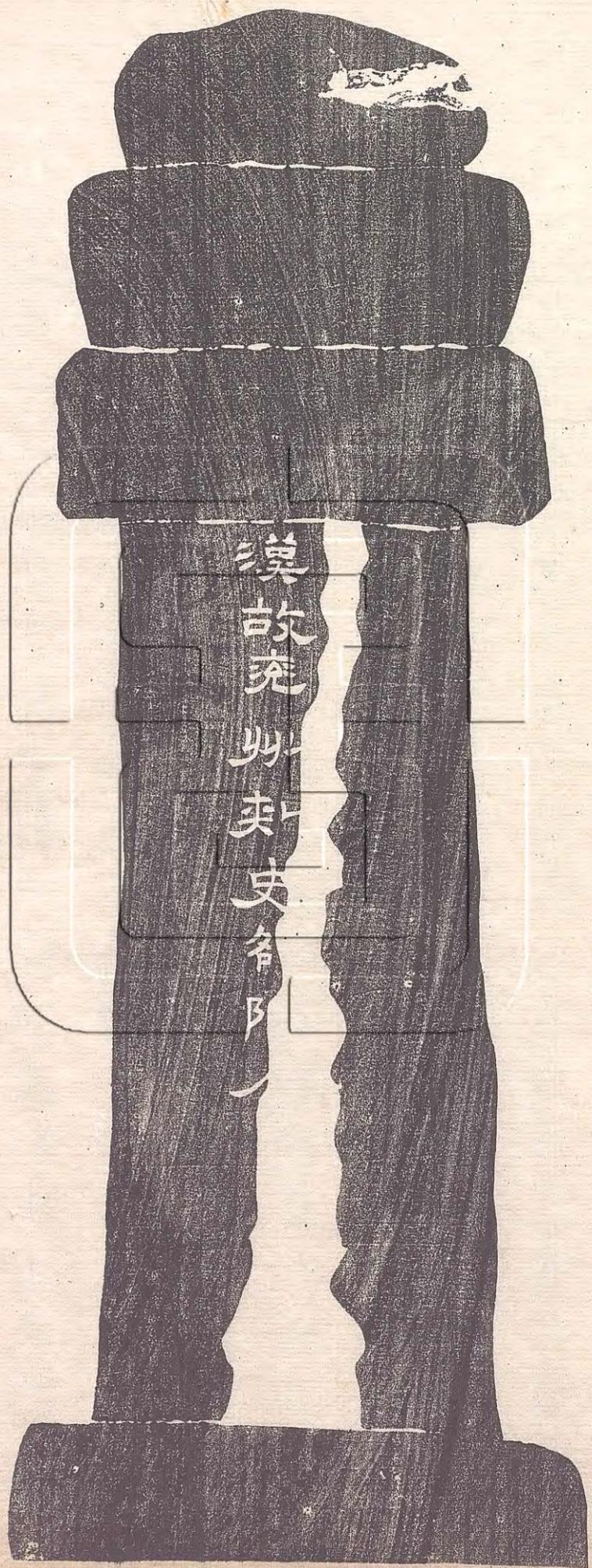
右祝其鄉及上谷府鄉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  
 之於內祝其鄉龕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  
 崇二以為鑿崇以其三為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  
 而殺之以為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為椁廣三分  
 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  
 也以其厚之弱為之鑿深其文曰祝其鄉按墳壇攝  
居三字  
 二年二月造字徑一寸一分上谷府鄉龕崇與廣厚  
 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  
 形制從同同其文曰上谷府鄉按是  
墳字壇居攝二年二月  
 造字徑一寸一分二龕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  
 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銘曰

孔冢有石穹如人屋誰為為之祝其上谷卒文處幽神光滿匱以眼萬世齋房肅肅

世珩案此二石首於趙明誠氏汧都之舊文字多完迨南渡後洪氏作隸釋馮羅雖勤缺泐已夥隸釋續之說蓋本趙氏近代椎拓家以褚千峰氏爲稱首蓋褚氏所得皆其手拓而牛氏迺爲之說嗣是言其尺度則宗牛氏之說而其篆文爲某字則皆因趙氏之說如翁氏兩漢金石記孫邢訪碑錄武氏授堂三跋洪氏讀碑記馮氏石索張氏金石聚諸書所著之說皆是也顧趙德甫之說祝其卿上谷府卿則曰不知爲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

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也洪氏隸續則引漢碑中吳郡府丞爲吳郡府卿縣竹縣丞爲縣丞王卿斷爲祝其縣丞上谷府丞之墳壇可稱博辨近代諸家亦皆奉其說而推衍之竊謂文載居攝則爲賊莽逞臆紛更之際不得以漢家故事相準德甫疑以傳疑深得吾儒蓋闕之義斯二卿字固可存而不論至墳壇之誼趙氏謂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武氏授堂跋引宋玉抱朴子諸文相質難爲古人有像之證斯則趙氏之偶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兩存之可也趙氏錄中上谷府卿在祝其卿之前牛氏則易其前後趙氏近古必有所受後

人多從之則亦空山之舛午處也至祝其爲況基  
馮氏石索從古拓本攷祝字至晉人已謂爲況而  
其字則漢書如注音基馮氏引魯相謁孔廟殘碑  
云史字叔德況基人洪氏隸續本作況基案漢書  
地理志東海郡無別一況基縣則知古人通假之  
例二字通用牛氏所拓乃已殘之石無從廝辨又  
文中二月字趙氏本作三月二三字形模相似必  
趙本傳寫多一畫不然今石刻此字無恙固不當  
有歧互也攷古貴有實證而用虚心余於斯蓋三  
致意焉既爲補其缺共四字按於原文夾注之中  
又爲之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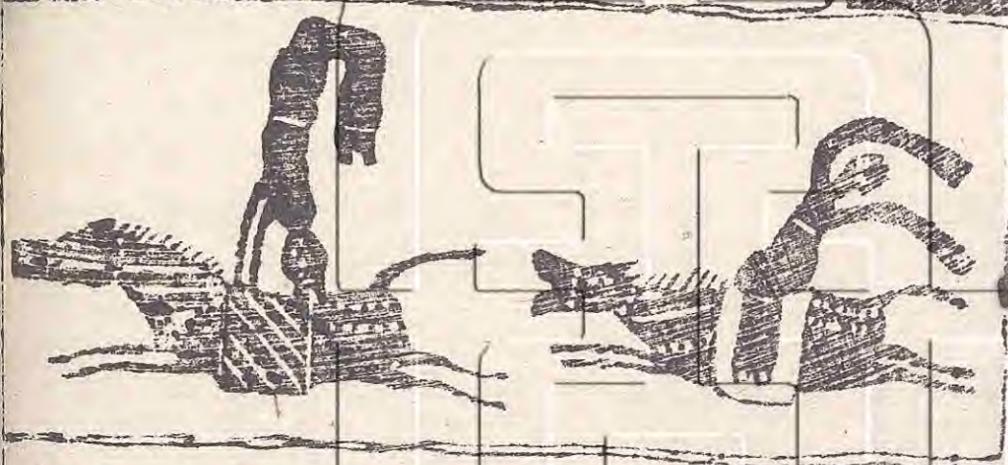
漢故交州刺史

右雒陽令王稚子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  
前高一丈五尺濶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  
東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兗州刺史  
又為雒陽令斷知是闕為渙闕也維渙循良之績載  
於史傳歌於樂府表於金石古文字可謂顯著矣傳  
稱安陽亭西舊有祠今且湮廢顧使吏民過其墓瞻  
其闕咨嗟悽愴猶夫安陽亭西也而是闕典重竦穆  
十五字漢隸古文之犖犖大者非渙忠信而惠愛者  
又惡能當之乎金石籍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沒於  
溝水中嗟乎法物攸存靈文不泯自今後泅水求而  
得之者當有其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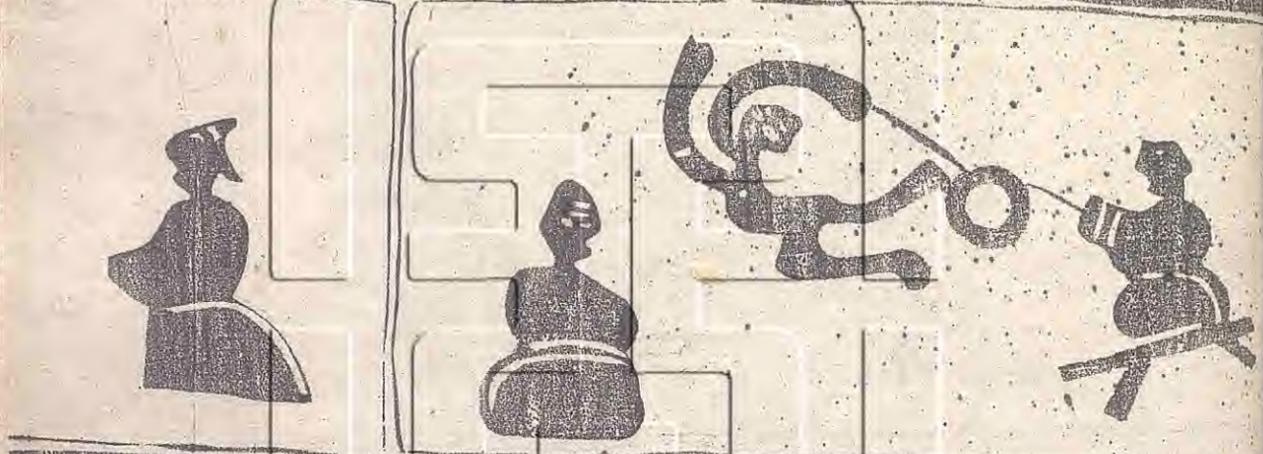
世珩案王君闕有二茲編廛圖說其一而埶說河  
內溫令一條溫誤作縣今正之考漢書王煥始除  
溫令遷兗州刺史又拜侍御史復為雒陽令元興  
元年卒于雒陽溫與雒陽兩處民懷其德同置闕  
於墓焉漢書地理志續漢郡國志河內郡皆有溫  
縣並無河內縣古無以郡稱縣令者蓋溫通作緼  
轉作縲洪氏隸釋所錄縲字即緼字之轉武氏授  
堂續跋釋作溫字孫邢訪碑錄亦云河內溫令蓋  
古人寫書如詩之溫克禮之柔色以溫之漢書之  
少溫藉多通緼也牛氏之誤蓋沿趙德甫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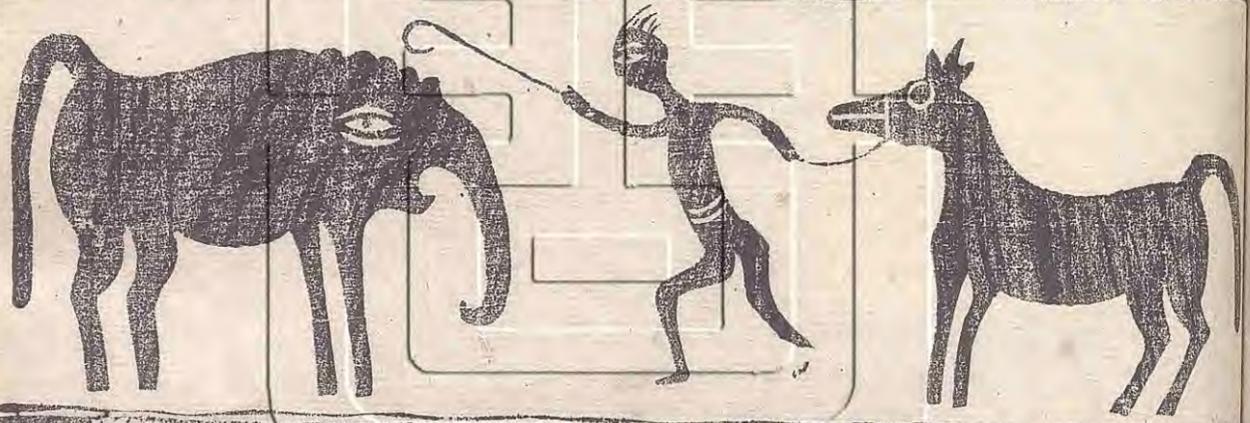
中嶽齋  
陽城

北平府  
城隍廟  
重修  
碑記



縣日  
三  
城隍  
廟  
重修  
碑記  
縣日  
三  
城隍  
廟  
重修  
碑記





★	潘	潘	★
★	陽	除	孟
★	重	鄭	陽
★	容	文	相
		令	仲
		盛	



向	嚴	豨
猛	臺	能
豨	廟	能
豨	能	能



邵陽褚峻千峰為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  
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  
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  
無文字此其西闕也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  
寸刻銘闕端刻石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  
陽銘而陰額銘南向額北向額刻九字其文曰中嶽  
太室陽城疑之西刻石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  
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陽城潁川諸守長造今其銘  
後題名可觀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  
西南三里許有兩崇闕峩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  
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

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存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  
五分字徑二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為角  
抵戲又畫兩螭龍一龍入於窗中一龍逐而銜其尾  
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  
凡十九行橫濶三尺八寸并側為四尺四寸縱高一  
尺字徑十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  
側畫一環月為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索球而  
蹋踞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  
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趯趯然可及也又  
畫一獨角獸一人左手引之而右持鈎鈎象者畫像  
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

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  
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函  
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  
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  
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二馬一犬  
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  
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  
步相傳為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績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為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千峰云開母石闕亦有東  
闕如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  
故弗著峻又云太室少室開母三神道相望也迤北  
則中嶽嵩高巖洞迴複雲木杳冥秘文奧刻往往而  
有境幽人稀風雨阻絕探古之士自此返矣

世珩案太室闕額篆書陽文刻闕陰三行九字各  
本所載僅存木字武虛谷云觀闕陽題有中嶽泰  
室及嵩高數篆字皆甚顯焉然亦未著明某即某  
字衢州張少薇攷太室闕額云曾見摹拓本是嵩

高西關四字又云嵩上山字尚清白既云見拓本復云嵩上山字尚清白者是所見拓本仍非全字不然直謂之嵩字可矣又何取辨於其上之山字乎今詳審額文第一行及二行皆三字宜從九字文爲是且河南志翁氏兩漢記洪氏讀碑記馮氏石索皆云是九字文武氏之說模稜其辭張氏之說亦誤皆不可据至嵩上山字以所藏本讀之是之字模糊蓋之字說文從出故有山字之譌今疑是之西關三字較嵩高西關四字理長與九字文相符合前人咸謂此闕久毀故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諸書多未之載自本朝顧氏金

石記吳氏金石存王虛舟題跋始加著錄翁氏錢氏武氏諸家復爲詳定於是大顯獨闕文多未有明其說者乃定闕文爲中嶽泰室陽城之西關九字牛氏所謂東關無文字則此爲西關可無疑矣噫嵩嶽降神權輿周雅造銘迨漢綿歷千年茲又數千百祀矣風雨神靈孰爲呵護披文相理殆亦爲想當然者乎

世珩按延光殘碑又謂是吾碑高三尺廣一尺四寸文五行諸城縣志云康熙六十年修超然臺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珍也乾隆十二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災至縣辨爲漢隸椎拓以去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構小亭覆之而碑字顯矣碑字徑二寸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諸城志以莫辨姓名爲可惜而張少薇云是吾字安都卽是其姓字乃引吳志有是儀傳謂本姓氏孔融嘲之而改爲是裴松之注徐眾譏



其易姓誣祖則是本有是姓也阮氏山左金石志云舊拓本是吾上有神君二字愚謂神君出史記封禪書武帝所事長陵之神漢晉來往往以稱守令蓋吏民之頌其上先奉以神君之號而後乃敘其姓名與字碑體之敘姓名族望於文字中幅者不可枚舉則斷是爲姓吾爲名以下接字安都文從字順誰曰不宜否則試問是吾二字容或不類姓名而字安都三字之上下無論聯合何等文義不使之作表字解可以通乎况史傳明有是姓乎然則諸城縣志惜其不辨何者爲姓名阮氏金石志亦云惜姓名無傳者皆未當也惟延光四年八

月二十一日庚戌攷之麻法參之史志漢安帝延光四年六月丙戌朔則庚戌當爲二十五日九月乙卯朔則庚戌當爲八月二十六日余所藏拓本字似是四年六月覆檢各本王氏萃編洪氏讀碑記亦作六月此碑後出他本不多見張氏金石聚則謂八字以下二十一字又無可疑或以爲是三十一字中國本無三十一日爲月如昔傳至今之天方西洋麻法者就以爲三十一日亦非庚戌或以爲十一日亦非庚戌諸家皆以爲疑愚以爲古人立碑作頌何等鄭重豈有日月支干皆誤之理是必碑在土中剝蝕已久其爲庚戌定是六月二

十五日六與八稍一模糊便不可辨而日字與五字轉角相似二十下即是五字並無日字何也文中既明曰六月二十五以下又系曰庚戌則此上日字本可不繫如春秋經文但書幾月以下即書干支若秋七月庚寅之類書干支則不書爲第幾日此既有二十五以下又有庚戌字非日而何固不必再書日字詩經之文吉日庚午又曰吉日維戊有干支有日字不必有數目字有地支字即可無天干字古人文字簡明但於理可通不必定人云亦云也今此碑字儘可作六月二十五庚戌造讀其諸家疑議者以石刻久剝不能審辨而又拘

執成式疑必有日字因不敢爲決斷余則謂天下事亦斷理之當耳古斷無干支不辨之人而書碑者况爲東漢經學之盛苟經義可通何妨創例或謂他碑何以無此無日字例余曰姑無論我輩見碑不多即使古碑全無一不刻日字者天下豈無一人所爲之事而他人皆未爲之者乎惟覈於理而可通即措諸說而可信中國近年百事叢脞而不肯更法以新治術正坐狃於習見以不見者爲皆非乃載胥及溺而莫之恤也豈非論例不論理者貽之戚乎噫嘻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  
太守尚書中書侍郎裴岑  
將郡共三千人誅呼衍  
王等斬馘部眾克馘全  
師除西域之疾蠲四郡  
之賁遺竟又安振威到  
此立海祠以表萬世

右漢燉煌太守裴岑將郡兵征呼衍王克敵全師而勒石銘功之刻也刻字六十字紀事簡古書畫雄勁整截巉巉如有金鏃痕殆以篆而為隸者而當時精騎三千刁斗壁壘之威凜然遠見百代寧可犯邪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在絕域塌募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觀焉故自集古錄以來諸金石文字皆不載予竊歎是碑以先漢法刻超然獨立於萬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幸也傳所載漢代征討武臣勒石紀功績者如驃姚





乎碑陰第三列姓名之下綴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  
有七人蓋謂為景君服者禮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  
君布帶繩屨三年是也而隸續目為斬衰三年為父  
母行服事夫固弗深考顧景君之所以得此於八十  
七人者豈不可謂難廩廩深人追慕永嘆者矣又碑  
陰載故吏有修行十九人午六人說之者云修行即  
循行午者干古文幹字本之漢志殆於事例為近然  
余不暇言之也

金石圖說甲之上終

